



列傳第二十六

金史八十八本官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

鄉總裁臣脫脫修

紇石烈良弼

完顏守道

本名習宜列

石琚

唐括安禮

移剌道

本名趙三子光臣

紇石烈良

弼本名婁室回怕川人也曾祖忽懶祖忒不魯

父太字世

襲蒲菴徙宣寧天會中選諸路女直字學生送

京師良弼與納合椿年皆童

俱在選中是時希尹為丞

相以事如外郡良弼遇之途中望見之嘆曰吾輩學丞相

文字千里來京師固當一見乃入傳舍求見拜於堂下希尹問曰此何兒也良弼自贊曰有司所薦學丞相文字者也希尹大喜問所學良弼應對無懼色希尹曰此子他日必為國之令器留之數日年十四為北京教授學徒常二百人時人為之語曰前有谷神後有婁室其從學者後皆成名年十七補尚書省令史簿書過日輒得其隱奧雖大文牒口占立成詞理皆到時學希尹之業者稱為第一除吏部主事天德初累官吏部郎中改右司郎中借秘書少監為宋主歲元使是時納合椿年為參知政事薦良弼才出已右用定為刑部尚書賜名丁父憂以本官起復海

陵嘗曰左丞相張浩練達事務而頗不實刑部尚書言行端正無所阿諂因謂椿年曰卿可謂舉能矣常人多嫉勝已者卿舉勝於已者賢於人遠矣改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良弼音吐清亮海陵詔諭臣下必令良弼傳旨聞者莫不聳動以故常被召問不踰年拜參知政事進尚書右丞賜佩刀入宮轉左丞海陵伐宋良弼諫不聽以為右領軍大都督海陵在淮南詔良弼與監軍徒單貞撫定上京遼右既而諸軍往往道亡北歸而世宗即位于遼陽良弼乃還汴京海陵死世宗就以良弼為南京留守兼開封尹再兼河南都統召拜尚書右丞世宗謂良弼曰卿

嘗諫正隆伐宋不用卿言以至廢殞當時懷祿偷安之人
朕皆黜之矣今復用卿凡於國家之事當盡言無復顧忌
也良弼頓首謝窩幹敗于陷泉入奚中詔良弼佩金牌及
銀牌四往北京招撫奚契丹還拜尚書左丞上言祖宗以
來未錄功賞者臣考按得凡三十二人宜差第封賞詔曰
已有五品已上官者聞奏六品以下及無官者尚書省約
量遷除自是功勞畢賞矣進拜平章政事封宗國公初山
東兩路猛安謀克與百姓雜居詔良弼度宜易置使與百
姓異聚與民田互相犬牙者皆以官田對易之自是無復
爭訴六年十一月皇太子生日上置酒于東宮良弼志寧

同賜酒上曰邊境無事中外晏然將相之力也良弼奏曰
臣等不才備位宰相敢不竭犬馬之力上悅進拜右丞相
監修國史世宗謂良弼曰海陵時記注皆不完人君善惡
爲萬世勸戒記注遺逸後世何觀其令史官旁求書之又
曰五從以上宗室在省祗候者才有可用具名聞奏其猥
冗不足蒞官者亦聞奏罷去左丞完顏守道奏近都兩猛
安父子兄弟往往析居其所得之地不能贍日益困乏上
以問宰臣良弼對曰必欲父兄聚居宜以所分之地與土
民相換易雖暫擾然經久甚便右丞石琚曰百姓各安其
業不若依舊便上竟從良弼議太宗實錄成賜良弼金帶

重綵二十端同修國史張景仁曹望之劉仲淵以下賜有
差世宗與侍臣論古今爲臣孰賢不肖因謂宰相曰皇統
正隆多殺臣僚往往死非其罪朕委卿等以大政毋違道
以自陷毋曲從以誤朕惟忠惟孝匡救輔益期致太平良
弼對曰臣等過蒙嘉惠雖謏薄敢不盡心聖諭諄諄臣等
不勝萬幸良弼請於權場市馬毋拘牝牡今官馬甚少一
旦邊境有警乃調於民不亦晚乎上從之八年遷侍衛親
軍世宗聞其中多不能弓矢詔使習射頃之間良弼及平
章政事思敬曰女直人習射尙未行耶良弼對曰已行之
矣同知清州防禦事常德暉上書言吏部格法止叙年勞
雖有材能拘滯下位刺史縣令多不得人乞密加訪察然
後廉問今酒稅使尙選能吏縣令可不擇人才乞以能吏
當任酒稅使者任親民之職上是其言謂宰相曰朕思庶
職多不得入中夜而寤或達旦不能寐卿等注意選擇朕
亦密加體察良弼對曰女直契丹人須是曾習漢人文字
然後可方今大率多爲黨與或稱譽於此或見毀於彼所
以難也上曰朕所以密令體察也上謂良弼曰猛安謀克
半頭稅粟本以備凶年凡水旱乏糧處就賑給之進拜左
丞相監修國史如故良弼爲相既久練達朝政上所詢訪
盡誠開奏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議政多稱上意以母憂去

起復舊職是時夏國王李仁孝乞分國之半以封其臣任
得敬上以問群臣群臣多言此外國事從之可也上曰此
非是仁孝本心不可從良弼議與上意合既而夏國果誅
任得敬上表來謝參知政事宗叙請置沿邊寨斬良弼曰
敵國果來伐此豈可禦哉上曰卿言是也高麗國王王暉
表讓國於其弟皓上疑之以問宰相良弼良弼策以爲讓
國非王暉本心其後趙位寵求以四十州來附其表果言
王皓弑其兄暉如良弼策語在高麗傳中世宗罷採訪官
謂宰臣曰官吏之善惡何由知之良弼對曰臣等當爲陛
下訪察之以進睿宗實錄賜通犀帶重綵二十端是年有
事南郊良弼爲大禮使自收國以來未嘗講行是禮歷代
典故又多不同良弼討論損益各合其宜人服其能上與
良弼守道論猛安謀克官多年幼不習教訓無長幼之禮
曩時鄉里老者輒教導之今鄉里中耆老有能教導者或
謂事不在已而不問或非其職而人不從可依漢制置鄉
老選廉潔正直可爲師範者使教導之良弼奏曰聖慮及
此億兆之福也他日上問曰朕觀前史有在下位而存心
國家直言爲民者今無其人何也良弼曰今豈無其人哉
蓋以直道而行反被謗毀禍及其身是以不爲也大定十
四年歲在甲午大興尹璋爲賀宋正旦使宋人就館奪其

國書詔梁肅詳問衆議紛紛謂凡千年必用兵上以問良弼對曰太祖皇帝以甲午年伐遼太宗皇帝以丙午年克宋今茲宋人奪我國書而適在午年故有此語未必然也既而梁肅至宋宋主起立授受國書如舊儀梁肅既還宋主遣工部尚書張子顏知閣門事劉宗來祈請其書曰言念眇躬夙承大統荷上國照臨之惠尋盟遂闕於十年修兩朝聘問之勤繼好靡忘于一日惟是函書之受當新賓接之儀嘗空臆以屢陳飭行人而再請仰祈眷顧俯賜矜從上與大臣議良弼奏曰宋國免稱臣為姪免奉表為書恩賜亦已多矣今又乞免親接國書是無厭也必不可從

平章政事完顏守道參知政事移刺道與良弼議合左丞石琚右丞唐括安禮以為不從所請必至于用兵上謂琚等曰卿等所言非也所請有大於此者更欲從之乎遂從良弼議合其書略曰弗循定分之常復有授書之請謂承大統愈見自尊奈何以若所為尚求其欲矧曰已行之禮靡得而更其授受禮儀終不復改上問宰臣嘗求內外官舉賢能未聞有舉者何也參政魏子平請當舉者每任須舉一人視其當不以為賞罰上曰宋制薦舉其人犯私罪者舉主雖至宰執亦坐降罰人心有恒者鮮財利怵于前或喪其所守宰臣任大責重豈足以為升黜邪良弼曰

前詔朝官六品以上外官五品以上各舉所知盡申明前詔從之上曰朕欲周知官吏善惡若尋常遣官采訪恐用非其人然則官吏善惡何以知之良弼曰臣等當為陛下訪察上曰然但勿使名實混淆耳上欲徙窩斡逆黨分散置之遼東良弼奏此輩已經赦宥徙之生怨望上曰此目前利害朕為子孫後世慮耳良弼曰非臣等所及也於是以前嘗預亂者徙居烏古里石壘部上問宰相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民不病飢今一二歲不登而人民乏食何也良弼對曰古者地廣人淳崇尚節儉而又惟農是務故畜積多而無饑饉之患也今地狹民衆又多棄本

逐末耕之者少食之者衆故一遇凶歲而民已病矣上深然之於是命有司懲戒荒縱不務生業者十七年以疾辭相位不許告滿百日詔賜告遣太醫診視屢使中使問疾良弼在告既久省多滯事上以問宰相參政張汝弼對曰無之上曰豈曰無之自今疑事久不能決者當具以聞十八年表乞致仕歸田里上遣使慰諭之曰卿比以疾在告朕甚憂之今聞卿將往西京養疾彼中風土非老疾所宜京師中倦於人事若就近都佳郡居處待疾少間速令朕知之良弼奏曰臣遭遇聖明濫膺大任夙夜憂懼以至成疾比蒙聖恩數遣使存問賜以醫藥臣之苟活至今皆陛

下之賜也臣豈敢望到鄉里便可愈疾臣去鄉歲久親識
多已亡沒惟老臣獨在鄉土之戀誠不能忘臣竊惟自來
人臣受知人主無逾臣者臣雖粉骨碎身無以圖報若使
一還鄉社得見親舊則死無恨矣上問宰相曰丞相良弼
必欲歸鄉里朕以世襲猛安封其子符寶昂眷俾之侍行
何如右丞相完顏守道曰不若以猛安授良弼使其子攝
事上從之於是授胡論宋葛猛安給丞相俸廉良弼乃致
仕歸上謂宰相曰卿等非不盡心但才力不及良弼所以
惜其去也其後尚書省奏差除上曰丞相良弼擬注差除
宋嘗苟與不當得者而薦舉往往得人粘割幹特刺移刺
慙裴滿餘慶皆其所舉至于私門請託絕然無之嘗問良
弼每旦暮日色皆赤何也良弼曰旦而色赤應在西高麗
當之暮而色赤應在西夏國當之願陛下修德以應天則
災變自弭矣既而夏國有任德敬之亂高麗有趙位寵之
難其言皆驗云是歲薨年六十一上悼惜之遣太府監移刺
隨同知西京留守王佐為教葬祭奠使賻白金綵幣加等
喪葬皆從官給追封金源郡王命翰林待制移刺復勒銘
墓碑謚誠敏良弼性聰敏忠正善斷決言論盡識出人意
表雖起寒素致位宰相朝夕惕惕盡心於國謀慮深遠為
舉人材常若不及居家清儉親舊貧乏者周給之與人交

久而愈敬居位幾二十年以成太平之功號賢相焉大定十五年圖像衍慶宮謚武定明昌五年配饗世宗廟廷守道本名習尼列以祖谷神功擢應奉翰林文字皇統九年同知盧龍軍節度使事歷獻祁濱薊四州刺史世宗幸中都過薊父老遮道請留再任平章政事移刺元宜舉以自代於是遷昭毅大將軍授左諫議大夫內族晏以恩舊拜左丞相守道諫曰陛下初即位天下略定邊警未息方大有為之時恐晏非其材必欲親愛莫若厚與之祿俾勿事事乃授以太尉致仕世宗錄扈從將士之勞欲行賞賚而帑藏空竭議貸民財以與之守道曰人惟虐政方喜貸

至今仁恩未及而徵歛遽出如君望何寧出宮中所有無取於民遂從其言起丹叛遼東猛安謀克在其境者或附從之朝議欲徙之內地守道極陳其不可右副元帥謀行將兵討賊不即擊守道力言於朝詔遣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往代之東方以平大定二年宮中十六位火方事完葺時已入夏頗妨民力守道諫而罷未幾改太子詹事兼右諫議大夫馳驛規畫山東兩路軍糧及賑民饑守道籍大姓戶口限以歲儲使盡輸其贏入官復給其直以是軍民皆足拜參知政事兼太子少保守道懇辭世宗諭之曰乃祖勲在王室朕亦悉卿忠謹以是擢用無為多讓時契

丹餘黨未附者尚衆北京臨潢泰州民不安詔守道佩金符往安撫之給羣牧馬千疋以備軍用守道招致契丹骨送聶合等內附民以寧息遷進尚書左丞兼太子少師嘗從獵近郊有虎傷獵夫帝欲親射之守道叩馬極諫而止俄拜平章政事十四年宋人遣使因陳請手接書事左丞石琚等議從其請帝意未決守道等以為不可許帝卒從之詳在紇石烈良弼傳中既而遷右丞相監脩國史復遷左丞相授世襲謀克二十年修熙宗實錄成帝因謂曰卿祖谷神行事有未當者尚不為隱見卿直筆也尋請避賢路帝不許進拜太尉尚書令改授尚書左丞相諭之曰丞

相之位不可虛曠須用老成人故復以卿處之卿宜悉此未幾復乞致仕帝曰以卿先朝勲臣之後特委以三公重任自秉政以來效竭忠勤朕甚嘉之今引年求退甚得宰相體然未得代卿者以是難從汝勉之哉二十五年坐擅支東官諸皇孫食廩奪官一階尋改兼太子太師特錄其子珪襲謀克充符寶祗候章宗為原王詔習騎鞠守道諫曰哀制中未可帝曰此習武備耳自為之則不可從朕之命庸何傷乎然亦不可數也二十六年懇求致仕優詔許之特賜宴於慶春殿帝手飲以卮酒錫與甚厚以其子珪侍行又賜次子璋進士第明昌四年卒年七十四上聞之

震悼遣其弟點檢司判官蒲帶致祭賻銀千兩重綵五十
端綃五百疋太常議謚曰簡憲上改曰簡靖蓋重其能全
終始云

石琚字子美定州人沉厚好學父皐補郡吏廉潔自持稱
爲長者從魯王闞母攻青州州人堅守不降闞母怒之及
城破命皐計州民人數將使諸軍分掠有之皐緩其事闞
母讓之皐曰大王將爲朝廷撫定郡縣當使百姓安堵無
或侵苦之若取城邑而殘其民則未下者必死守以拒我
皐之稽緩安敢逃罪闞母感悟乃下令曰敢有犯州人者
以軍法治指其坐謂皐曰汝之子孫必有居此坐者皐隨

守定州唐縣人王八謀爲亂書其縣人姓名于籍無慮數
千人其黨持其籍詣州發之皐主鞫治是時冬月皐抱籍
上廳事佯爲頓仆覆其籍爐火中盡焚之不可復得其姓
名止坐爲首者餘皆得釋琚生七歲讀書過目即成誦既
長博通經史工詞章天眷二年中進士第一再調弘政邢
臺縣令邢守貪暴自憲縣掇取民財以奉所欲琚獨一物無
所與既而守以贓敗他令佐皆坐累琚以廉辦改秀容令
復擢行臺禮部主事召爲左司都事累遷吏部郎中貞元
三年以父喪去官尋起復爲太部侍郎世宗舊聞其名大
定二年擢左諫議大夫侍郎如故奉命詳定制虔琚上疏

六事大槩言正紀綱明賞罰近忠直遠邪佞省不急之務
罷無名之役上嘉納之遷吏部尚書琚自負外郎至尚書
未嘗去吏部且十年典選久凡宋齊換授官格南北通注
銓法能縷指而次第之當時號為詳明頃之拜參知政事
琚辭讓再三上曰卿之材望無不可者何以辭為右丞蘇
保衡監護十六位工役詔共典其事給銀牌二十四許從
宜規畫上謂琚曰此役不欲煩民丁匠皆給雇直毋使貪
吏夤緣為姦利以輿民怨卿等勉力稱朕意焉徒單合喜
定陝西琚請曲赦秦隴以安百姓上從之丁母憂尋起復
進拜尚書右丞天長觀災詔有司營繕有司闢民居以廣

大之費錢三十萬言蔚州采地蕘後數百千人琚奏之上
曰自今凡稱御前者皆稟奏琚與孟浩對曰聖訓及此百
姓之福也是時議禁網捕狐兔等野物累計其獲或至徒
罪琚奏曰捕禽獸而罪至徒恐非陛下意杖而釋之可也
上曰然久之進拜左丞兼太子少師上問宰相古有居下
位能憂國為民直言無忌者今何以無之琚對曰是豈無
之但未得止達耳上曰宜盡心采擢之世宗將行郊祀議
配享琚曰配者侑神作主也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推祖
考以配大同尊之也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漢魏晉皆
以一帝配之唐高宗始以高祖太宗同配垂拱初以高祖

太宗高宗並配玄宗開元十一年罷同配之禮以高祖配
宗太宗時以宣祖太祖配真宗時以太祖太宗真宗並配其後禮院
有言請以三帝並侑遂以太祖太宗真宗並配其後禮院
議對越天地神無二王當以太祖配此唐宋變古以三帝
配天終竟依古以一祖配也將來親郊合依古禮以一祖
配之上曰唐宋不足為法止當奉太祖皇帝配之琚嘗請
命太子習政事或譖之曰琚希恩東宮世宗察其無他以
此言告之琚對曰臣本孤生蒙陛下拔擢備位執政兼師
保之任臣愚以為太子天下之本當使知民事遂言及之
因乞解少師十年二月祭社有司奏請御署祝版上問琚

曰當署乎琚曰故事有之上曰祭祀典禮卿等慎之無使
後世譏訕熙宗尊謚太祖宇文虛中定禮儀以常朝服行
事當時朕雖童稚猶覺其非琚曰祭祀大事也非故事不
敢行上謂琚曰女直人往往徑居要達不知問閭疾苦卿
嘗為丞簿民間何事不知凡利害極陳之上與宰臣議鑄
錢或以鑄錢工費數倍欲采金銀坑冶上曰山澤之利可
以與民惟錢幣不當私鑄若財貨流布四方與在官何異
琚進曰臣聞天子之富藏於天下正如泉源欲其流通耳
上問琚曰古亦有百姓鑄錢者乎對曰使百姓自鑄則小
人圖厚利錢愈薄惡古所以禁也時民間往往造作妖言

相為黨與謀不軌事覺伏誅上問宰臣曰南方尚多反側何也琚對曰南方無賴之徒假託釋道以妖幻惑人愚民無知遂至犯法上曰如僧智究是也此輩不足卹但軍士討捕利取民財害及良民不若杜之以漸也智究大名府僧同寺僧苑智善與智究言蓮華經中載五濁惡世佛出魏地心經有夢想究竟涅槃之語汝法名智究正應經文先師藏瓶和尚知汝有是福分亦作頌子付汝智究信其言遂謀作亂歷大名東平州郡假託抄化誘惑愚民潛結姦黨議以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先取兗州會徒嶧山以應天時三字為號分取東平諸州府及期嚮夜使逆黨胡智愛等劫傍近軍寨掠取甲仗軍士斃手敗之會德戰劉宣亦於陽穀東平上變皆伏誅連坐者四百五十餘人宗室子或不勝任官事世宗欲授散官量與廩祿以贍足之以問宰臣曰於前代何如琚對曰堯親九族周家內睦九族皆帝王盛事也琚之將順多此類十三年上表乞致仕十六年再表乞致仕皆不許參知政事唐括安禮忤上意出為橫海軍節度使數年不復召琚對使唐括進曰唐括安禮忠直久在外官世宗深然之遂自南京留守召為尚書右丞琚嘗舉室紹先以為右司員外郎紹先中風暴卒上甚惜之謂琚曰卿之所舉也感歎者再三十七年拜平

章政事封莘國公明年拜右丞相修起居注移刺僚上書
言朝奏屏人議事史官亦不與聞無由紀錄上以問宰相
琚與右丞唐括安禮對曰古者史官天子言動必書以儆
戒人君庶幾有畏也周成王翦桐葉爲圭戲封叔虞史佚
曰天子不可戲言言則史書之以此知人君言動史官皆
得記錄不可避也建白朕觀貞觀政要唐太宗與臣下議
論始議如何後竟如何此政史臣在側記而書之耳若恐
漏泄幾事則擇植密者任之朝奏屏人議事記注官不避
自此始以年老病固辭上曰朕知卿年老勉爲朕留候
一二年朕將思之上謂宰臣曰朕爲天下未嘗敢專行獨

斷每事徧問卿等可行則行之不可則止也琚與平章政
事唐括安禮奏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陛下行之天下幸
甚居一年復表致仕乃許詔以一孫爲閣門祇候即命駕
歸鄉里久之世宗謂宰臣知人最爲難事近來左選多不
得人惟石琚爲相時往往舉能其官左丞移刺道參政粘
割幹特刺舉右選頗得之朕常以不能徧識人材爲不足
此宰相事也左右近侍雖常有言朕未敢輕信又曰近日
刺史縣令多闕自當擇幹濟者除之資級不到庸何傷又
曰惟石琚最爲知人唐括鼎爲定武軍節度使上謂鼎曰
久不見石琚精力比舊何如汝到官往視之顯宗亦思之

因瑀生日寄詩以見意二十二年以疾薨于家年七十二謚文憲泰和元年圖像衍慶宮配享世宗廟庭

唐括安禮本名幹魯古字子敬好學通經史工詞章知爲政大體貞元中累官臨海軍節度使入爲翰林侍讀學士改濬州防禦使彰化軍節度使大定初遷益都尹召爲大興尹上曰京師好訛言府中姦吏爲民患卿雖年少有治才去其宿弊母爲因仍察廉入第一等進階榮祿大夫七年五月大興府獄空詔錫宴勞之凡州郡有獄空者皆賜錢爲錫宴費大興府錫宴錢三百貫其餘有差久之拜參知政事罷爲橫海軍節度使歷河間及南京留守以喪去

官起復尚書右丞詔曰南路女直戶頗有貧者漢戶租佃田土所得無幾費用不給不習騎射不任軍旅凡成丁者簽入軍籍月給錢米山東路沿邊安置其議以聞浹旬上問曰宰臣議山東猛安貧戶如之何奏曰未也乃問安禮曰於卿意如何對曰猛安人與漢戶今皆一家彼耕此種皆是國人即日簽軍恐妨農作上責安禮曰朕謂卿有知識每事專徇漢人若無事之際可務農作度宋人之意且起爭端國家有事農作奚暇卿習漢字讀詩書姑置此以講本朝之法前日宰臣皆女直拜卿獨漢人拜是邪非邪所謂一家者皆一類也女直漢人其實則二朕即位東京

契丹漢人皆不往惟女真人偕來此可謂一類乎又曰朕夙夜思念使太祖皇帝功業不墜傳及萬世女直人物力不因卿等悉之因以有益貧窮猛安人數事詔左司郎中粘割幹特刺使書之百官集議于尚書省十七年詔遣監察御史完顏覲古速行邊從行契丹押刺四人按刺招得雅魯幹列阿自邊亡歸大石上聞之詔曰大石在夏國西北昔窩幹為亂契丹等響應朕釋其罪俾復舊業遣使安撫之反側之心猶未已若大石使人間誘必生邊患遣使徙之俾與女真人雜居男婚女聘漸化成俗長久之策也於是遣同簽樞密院事統石烈與也吏部郎中張滿餘慶翰林修撰移刺傑徙西北路契丹人嘗預窩幹亂者上京濟利等路安置以兵部郎中移刺子元為西北路招討都監詔子元曰卿可省諭徙上京濟州契丹人被地土肥饒可以生殖與女真人相為婚姻亦汝等久安之計也卿與與也同催發徙之仍遣猛安一員以兵護送而東所經道路勿令與群牧相近脫或有變即便討滅俟其過嶺即還鎮上已遣與也子元等謂宰臣曰海陵時契丹人尤被信任終為叛亂群牧使鶴壽駙馬都尉賽一昭武大將軍木魯古金吾衛上將軍蒲都皆被害賽一等皆功臣之後在官時未嘗與契丹有怨彼之野心亦足見也安禮對曰

聖主溥愛天下子育萬國不宜有分別上曰朕非有分別
但善善惡惡所以為治異時或有邊釁契丹豈肯與我
心也哉他日上又曰薦舉大臣之職外官五品猶得舉人
宰相無所舉何也安禮對曰孔子稱才難賢人君子世不
多有陛下必欲得人當廣取士之路區別器使之斯得人
矣上曰除授格法不倫奉職皆闕闕子孫朕所知識有資
考出身月日親軍不以門第收補無廢者不至武義不得
出職但以女直人有超遷官資故出職反在奉職上天下
一家獨女直有超遷格何也安禮對曰祖宗以來立此格
恐難輒改轉左丞與右丞滄察通同日拜上謂之曰朕今
年五十有五若過六十必倦於政事宜及朕之康強凡女
直猛安謀克當修舉政事改定法令宗族中鮮有及朕之
壽者朕頗習女直舊風子孫豈能知之况政事乎卿等宜
悉此意上又曰大理寺事多留滯宰執不督責之何也安
禮對曰案牘疑難者舊例給限上曰舊例是邪非邪今不
究其事輒給以限邪參政移刺道曰臣在大理時未嘗有
滯事上曰卿在大理無滯事為宰執而不能檢治何也道
無以對而退上問宰臣曰御史臺官亦與親知往來否皆
曰往來殊少上曰臺官當盡絕人事諫官記注官與聞議
論亦不可與人游從安禮對曰親知之間恐不可盡絕也

上曰職任如是何恤人之言進拜平章政事封芮國公授
世襲謀克上諭安禮前代史書詳備今祖宗實錄太簡略
對曰前代史皆成書有帝紀列傳他日修史時亦有帝紀
列傳其詳自見于列傳也安禮嘗議科目言于上曰臣觀
近日士人不以策論為意今若詩賦策論各場考試文理
俱優者為中選以時務策觀其器識庶得人也上曰卿等
議之上謂宰臣曰嘗有功不可緩緩嘗無以勸善安禮對
曰古所謂賞不踰時者正謂此也二十一年拜右丞相進
封申國公固辭曰臣備位宰相無補於國家夙夜憂懼惟
恐得罪上負陛下下負百姓臣實不敢受丞相位惟陛下

擇賢於臣者用之上曰朕知卿正直與左丞相習顯無異
且練習政事無出卿之右者其母多讓安禮頓首謝是歲
薨泰和元年配享世宗廟廷

移刺道本名趙三其先乙室部人也初徙咸平為人寬厚
有大志以篤老著名通女直契丹漢字皇統初補刑部令
史轉尚書省令史再遷大理司直丁母憂起復遷戶部員
外郎正隆三年徙臨潢咸平路里沙河等三猛安屯戍幹
虜遠遷奏海陵謂侍臣曰道骨相異常他日必登公輔明
年還本部郎中海陵伐宋為都督府長史海陵死師還無
復紀律士卒掠淮南百姓苦之有男女二百餘人自願與

道爲奴道受之至淮俟諸軍畢濟乃悉遣還大定二年復
爲戶部郎中與梁鉢安撫山東招諭盜賊民或避盜避役
者並令歸業不問罪名輕重皆原之軍人不得並緣虜掠
僕散忠義討窩斡道參謀幕府事賊平元帥府以俘獲生
口分給官僚道悉縱遣之還京師入見既退世宗目送之
曰此人有幹才可大用也遷翰林直學士兼修起居注頃
之世宗曰道清廉有幹局翰林文雅之職不足以盡其才
中都轉運繁劇乃改同知中都路都轉運事詔道送河北
山東等路廉察善惡升降官員制敕上曰卿從討契丹不
貪俘獲其志可嘉故命卿爲使卿其勉之是歲以廉升者

磁州刺史完顏蒲速列爲北京副留守濰州刺史蒲察
查爲博州防禦使威州刺史完顏兀荅補爲磁州刺史治
狀不善下遷者登州刺史大磐爲嵩州刺史同知南京留
守高德基爲同知北京轉運使衛州防禦使完顏阿鄰爲
陳州防禦使直定尹徒單拔改爲興平軍節度使安國軍
節度使唐括重國爲彰化軍節度使仍具功過善惡官諭
毋受饋獻遷大理卿五年宋人請和罷兵道往山東閱實
軍器振贍戍兵妻子再除同知大興尹親軍百人長完顏
阿思鉢非禁直日帶刀入宮其夜入左藏庫殺都監郭良
臣盜取金珠點檢司執其疑似者八人掠笞三人死五人

者自誣其贓不可得上疑之命道參問道持久其獄既而阿思鉢鬻金事覺伏誅上曰箠楚之下何求不得柰何黠檢司不以情求之乎賜掠死者錢人二百貫周其家不死者人五十貫詔自今護衛親軍百人長五十人長非直日不得帶刀入宮遷戶部尚書上曰朕初即位卿為戶部員外郎聞卿孳孳為善進卿郎中果有可稱及貳京尹亦能善治戶部經治國用卿其勉之道頓首謝改西北路招討使賜金帶故事招討使到官諸部皆獻駝馬多至數百道皆却之數月皆復貢職父喪去官起復參知政事初諸部有獄訟招討司例遣胥吏按問往往為姦利道請專設一官上嘉納之招討司設勸事官自此始上謂宰臣曰比聞大理寺斷獄輒經旬月何邪道奏曰在法決死囚不過七日徒刑五日杖刑三日上曰法有程限而輒違之此官吏之責也嚴戒約以去其弊進尚書右丞乞致仕上曰卿孝於家忠於朕通習法令政事雖踰六十心力未衰未可退也乃除南京留守賜通犀帶上曰河南統軍烏古論思列為人少戇凡邊事須與卿共議卿以朕意諭思列也入拜平章政事道弟臨潼令幼阿補犯罪至死道待罪于家皇太子生日宴于慶和殿上問道何故不在參知政事粘割幹特刺奏曰其弟犯死刑據制不合入內上曰此何傷也

即詔道起視事是時縣令多闕上以問宰相道奏曰散官
宣武以上借除以充之上曰廉察八品以下已去官者錄
事永簿有清幹之譽者縣尉入優等者皆與縣令散官至
五品無貪汙曠職之名者亦可與之俟縣令不闕即如舊
制二十三年罷為咸平尹封莘國公上曰卿數年前嘗乞
致仕朕不許卿卿今老矣咸平卿故鄉地涼事少老者所
宜賜通犀帶明日復遣近侍曹淵諭旨曰咸平自窩幹亂
後民業尚未獲舊朕聽卿歸鄉里所以安輯一境也二十
四年薨上聞之悼惜良久是歲幸上京道過咸平遣使致
祭賜贈有加詔圖像藏祕省擢其子八狗為閣門祗候

光祖字仲禮幼名八狗以廕補閣門祗候調平晉令衛州
都巡河內承奉押班累轉東上閣門使兼典客署令大安
中改少府少監丁母憂起復儀鸞局使同知宣徽院使事
祕書監右宣徽使興定二年十一月詔集百官議所以為
長久之利者光祖等三人議曰募土人似以方面權任俾
人自勸各保一方由是公府封建之論興焉語在九公傳
三年轉左宣徽使五年卒
贊曰良弼守道琚安禮道皆無聞正隆時及其遙治朝佐
明主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豈非遇其時邪官序無闕上
下相安君享其名臣終其祿可謂盛哉海陵能知移刺道

有公輔之器而不能用故其治績亦待大定而後著焉人
才之顯晦有係於世道之污隆也尚矣金世內燕惟親王
公主駙馬得與世宗一日特召琚入諸士以下竊語心蓋
易之世宗覺之即語之曰使我父子家人輩得安然無事
而有今日之樂者此人力也乃歷舉近事數十顯著為時
所知者以曉之皆俯伏謝罪君臣相知如此有不竭忠者
乎大定末世宗將立元妃為后以問琚琚屏左右曰元妃
之立本無異辭如東宮何世宗愕然曰何謂也琚曰元妃
自有子元妃立東宮搖矣世宗悟而止其人王家事人臣
之所難言者許敬宗以一言幾亡唐祚琚之對其為金謀

有

元開府

蘇保

蘇保

蘇保

列傳第二十六

嘉靖八年刊

平大定末世
 之立本無異
 自有子元妃

列傳第二十七

金史八十九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

都總裁臣脫脫修

蘇保衡

翟永固

魏子平

孟浩

梁肅

移刺愷

移刺子敬

蘇保衡字宗尹雲中天成人父京遼進士為西京留守宗
 翰兵至西京京出降久之京病篤以保衡屬宗翰京死宗
 翰薦之於朝賜進士出身補太子洗馬調解州軍事判官
 左監軍撤留喝駐軍陝西辟幕府參議軍事累官同知興

中尹天德間繕治中都張浩舉保衡分督工役改大興少
尹督諸陵工役再遷工部尚書海陵治兵伐宋與徐文等
造舟於通州海陵獵近郊因至通州視工作兵興保衡為
漕東道水軍都統制率舟師泛海徑趨臨安宋兵未襲敗
于海中副統制鄭家死之大定二年召赴中都是時山東
盜賊嘯聚契丹攻掠臨潢等州郡百姓困弊詔保衡安撫
山東前太子少保高思廉安撫臨潢發倉粟以賑之無衣
者賜以幣帛或官粟有闕則收糴以給之無妻室者具姓
名以聞還除刑部尚書與工部尚書宗永兵部侍郎完顏
余里也往河南山東陝西宣問屯田官天下有曾破大敵及
攻城野戰立功者具姓名以聞或以寡敵衆或與敵相當
能先登敗敵者正軍及探甲阿里喜補官一階猛安謀克
以功狀上尚書省曾隨海陵軍至淮上破敵者亦准上遷
賞僕散忠義伐宋保衡行戶部於關中兼糾察許以便宜
黜守令不法者十餘人邠守傅慎微忤用事者被讒構下
獄且死保衡力救之得免入為太常卿遷禮部尚書拜叅
知政事三年宋人請和詔保衡往南京與僕散忠義斟酌
事宜行之入奏進右丞四年宋人請和師還保衡朝京師
初宮女稱心縱火十六位延燒諸殿上以方用兵國用不
足不復營繕及宋和詔保衡監護役事遣少府監張仲愈

取南京宮殿圖本上聞之謂保衡曰追仲愈還民間將謂
朕效正隆華侈也六年冬有疾求致仕不許遣敬嗣暉傳
詔曰卿以忠直擢居執政齒髮未衰遽以小疾求退善加
攝養以俟疾間視事未幾薨年五十五世宗將放鷹近郊
聞之乃還為輟朝賜贈命有司致祭

翟永固字仲堅中都良鄉人太祖與宋約攻遼事成以燕
歸宋宋人以經義兼策取士永固中第一授開德府儀曹
叅軍金破宋永固北歸中天會六年詞賦科授懷安丞遷
望雲令補樞密院令史辟左副元帥宗翰府掾永固家貧
求外補宗翰愛其能不許以錢三千貫周之薦於朝攝左

司郎中除定武軍節度副使歷同知清州防禦使入為工
部員外郎以母憂去官起復禮部郎中遷翰林直學士海
陵篡立宋國賀正旦使至廣寧海陵使使以廢立事諭宋
使遣還之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完顏思恭為報諭宋使
永固為副且令永固伺察宋人動靜使還改禮部侍郎又
之分護燕京宮室役事永固請寫無逸圖於殿壁不納俄
遷太常卿考試貞元元年進士出尊祖配天賦題海陵以
為猜度已意召永固問曰賦題不稱朕意我祖在位時祭
天拜平對曰拜海陵曰豈有生則致拜死而同體配食者
乎對曰古有之載在典禮海陵曰若桀紂會行亦欲我行

之乎於是永固張景仁皆杖二十而進士張汝霖賦第八
韻有曰方今將行郊祀海陵詰之曰汝安知我郊祀乎亦
杖之三十頃之永固遷禮部尚書賜笏頭毬文金帶改永
定軍節度使正隆二年例降二品以上官爵永固階光祿
大夫不降以寵異之遷翰林學士承旨與直學士韓汝嘉
俱召至內殿問以將親伐宋事永固對曰宋人事本朝無
釁隙伐之無名縱使可伐亦無煩親征遣將帥可也由是
大忤海陵意永固即請致仕正隆四年正月丁巳海陵朝
永壽宮四品以上官賜宴永固至殿門外海陵即以致仕
宣命授之永固歸卧于家大定二年起拜尚書左丞請依

舊制廉察官吏革正隆守令之汙從之明年表乞致仕詔
不許罷為真定尹賜通犀帶尚書省奏永固自執政為真
定尹其繳蓋當用何制度上曰用執政制度遂著為令五
年懇乞致仕許之六年薨

魏子平字仲均弘州人登進士第調五臺簿累除為尚

書省令史除大理丞歷左司都事同知中都轉運使事太
府監正隆三年為賀宋主生日副使是時海陵謀伐宋子

平使還入見海陵問江左事且曰蘇州與大名孰優子平
對曰江湖地卑濕夏服蕉葛猶不堪暑安得與大名比也
海陵不悅世宗即位除戶部侍郎大定二年丞相僕散忠

義伐宋置元帥府於南京子平掌餽運給金牌一銀牌各
糧道給辦進戶部尚書六年復爲賀宋主生日使上曰使
宋無再往者卿昔年供河南軍諸有勞用此優卿可又之
拜叅知政事上問子平曰古者稅什一而民足今百一而
民不足何也子平對曰什一取其公田之入今無公田而
稅其私田爲法不同古有一易再易之田中田一年荒而
不種下田二年荒而不種今乃一切與上田均稅之此民
所以困也上又問曰戍卒逋亡物故今按物力高者補之
可乎對曰富家子弟駸懦不可用中戍歲時求索無厭家
產隨壞若按物力多寡賦之募材勇騎射之士不足則調

兵家子弟補之庶幾官收實用人無失職之患上從之海
州捕賊八十餘人賊首海州人其兄今爲宋之軍官上聞
之謂宰相曰宋之和好恐不能久其宿泗間漢軍以女直
軍代之子平曰誓書稱沿邊州城除自來合設置射糧軍
數并巡尉外更不得屯軍守戍上曰此更代之非增戍也
上曰前日令內任官六品以上外任五品以上並舉所知
未聞有舉之者豈無其才蓋知而不舉也子平曰請令當
舉之官每任須舉一人澤州刺史劉德裕忻州刺史斜哥
滄州同知訛里也易州同知訛里刺楚丘縣令劉春哥以
賊汙抵罪上欲詔示中外丞相守道以爲不可上以問子

平曰卿意何如子平曰臣聞懲一戒百陛下固宜行之上
曰然遂降詔馬宋人於襄陽漢江上造舟為浮梁三南京
統軍司聞而奏之上問宰臣曰卿等度之以為何如子平
曰臣聞襄陽薪芻皆於江北取之殆為此也上曰朕與卿
等治天下當治其未然及其有事然後治之則亦晚矣河
南統軍使宗叙求入見奏邊事上使修起居注粘割幹持
劄就問狀宗叙言得邊報及宋來歸者言宋國調兵募民
運糧餉完城郭造戰船浮橋兵馬移屯江北自和議後即
罷制置司今復置矣商號海州皆有姦人出沒此不可不
備嘗報樞密院彼視以為文移故欲入見言之幹持劄召
凡言邊事者詰問皆無實狀行至境上問知襄陽浮橋乃
樵采之路如子平策遠奏詔凡妄說邊關兵事者徒二年
告人得實賞錢五百貫上問宰臣曰祭宗廟用牛牛盡力
稼穡有功於人殺之何如子平對曰惟天地宗廟用之所
以異大祀之禮也十一年罷為南京留守未幾致仕十五
年起為平陽尹復致仕二十六年薨于家

孟浩字浩然灤州人遼末年登進士第天會三年為樞密
院令史除平州觀察判官天眷初選入元帥府備任使承
制除歸德少尹充行臺吏禮部郎中入為戶部員外郎郎
中韓企先為相拔擢一時賢能皆置機要浩與田穀皆在

尚書省穀為吏部侍郎浩為左司員外郎既典選善銓量
人物分別賢否所引用皆君子而蔡松年曹望之許霖皆
小人求與穀相結穀薄其為人拒之松年蔡靖子靖將兵
不能守燕山終敗宋國穀頗以此譏斥松年初事宗
弼於行臺省以微巧得宗弼意宗弼當國引為刑部員外
郎望之為尚書省都事霖為省令史皆怨穀等時時毀短
之於宗弼凡與穀善者皆指以為朋黨韓企先疾病宗弼
往問之是日穀在企先所聞宗弼至知其惡已乃自屏以
避宗弼曰丞相年老且疾病誰可繼承丞相者企先舉穀而
宗弼先入松年譖言謂企先曰此輩可誅穀聞流汗浹背

企先薨穀出為橫海軍節度使選入龔東鑿除名值赦赴
吏部銓得預覃恩穀已除籍汝部文以吏鑿白穀穀乃倒
用月日署之許霖在省典覃恩行臺省工部員外郎張子
周素與穀有怨以事至京師微知吏鑿覃恩事嗾許霖發
之詆以專擅朝政詔獄鞫之擬穀與奚穀邢具瞻王植高
鳳庭王劬趙益興龔夔夾鑿死其妻子及所往來孟浩等三
十四人皆徙海上仍不以赦原天下寃之世宗在熙宗時
知田穀黨事皆松年等構成之而浩等三十二人遇天德
赦令還鄉里多物故惟浩與穀兄穀王補馮煦王中安在
大定二年召見復官爵浩為侍御史穀為大理丞補為工

部員外郎煦為兵部主事也安知火山軍事而浩尋復為
右司員外郎浩篤實遇事無所隱上嘉其忠每對太
臣稱之有疾求外補除祁州刺史致仕歸七年起為御史
中丞而浩已年老世宗以不次用之再閱月拜叅知政事
故事無自中丞拜執政者浩辭曰不次之恩非臣所敢當
上曰卿自刺史致仕除中丞國家用人豈拘階次卿公正
忠勤雖年高猶可宣力數年朕思之久矣浩頓首謝世宗
勅有司東宮涼樓增建殿位浩諫曰皇太子義兼臣子若
所居與至尊宮室相侔恐制度未宜固宜示以儉德上曰
善遂罷其役因謂太子曰朕思漢文純儉心常慕之汝亦
可以為則也未幾皇太

上宣羣臣于東宮以大玉

約黃金五百兩賜丞相

羣臣曰卿等能立功朕

亦褒賞如此又曰叅政孟公正敢言自中丞為執政卿

等能如是朕亦不次用之世宗嘗曰女直本尚純朴今之

風俗日薄一日朕甚憫焉浩對曰臣四十年前在會寧當

時風俗與今日不同誠如聖訓上曰卿舊人固知之上謂

宰臣曰宋前廢帝呼其叔湘東王為豬王食之以牢納之

澁中以為戲笑書于史策所以勸善而懲惡也海陵以近

習掌記注記注不明當時行事實錄不載眾人共知之者

求訪書之浩對曰良史直筆于君舉必書帝王不自觀史記

注之臣乃得盡其直筆浩佑以奏曰歷古以來不明賞罰而能治者未之聞也國家賞善罰惡益亦多矣而天下莫能知乞自今凡賞功罰罪皆曰事狀以告之使君子知勸以遷善小人知懼以自警從之進尚書右丞兼太子少傅罷為真定尹上曰卿年雖老精神不怠不善治軍民毋遽言退以通犀帶賜之十三年薨田叔自大理丞累官同知中京留守終于利涉軍節度使二十九年章宗詔尚書省曰故吏部侍郎田穀等皆中正之小人以朋黨陷之由是得罪世宗用孟浩為右丞當時者但已用之亡者未加追復其議以聞張汝霖奏曰穀黨先朝已正罪名莫

不稱當今追贈官爵恐無懲勸汝霖先朝大臣嘗與顯命上初即位不肯輒逆其意謂之曰卿既以為不可姑置之蓋張浩與蔡松年友善故汝霖猶擠之也汝霖死後章宗復詔尚書省曰蓋自田穀黨事之後有官者以為戒惟務苟且習以成風先帝知穀等無罪錄用生存之人有擢至宰執者其次有為節度防禦刺史者其死者猶未追復子孫猶在編戶朕甚憫焉惟旌賢顯善無間存沒宜推先帝所以褒錄忠直之意並加恩卹以勸風俗據田穀一起人除已叙用外但未經任用身死並與復舊官爵其子孫當時已有官職以父祖坐黨因而削除者亦與追復應合追

復爵位人等子孫不及廕叙者亦皆量與恩例

梁肅字孟容奉聖州人自幼勤學夏夜讀書往往達旦母

葛氏常滅燭止之天眷二年擢進士第調平遙縣主簿遷

望都絳縣令以廉入爲尚書省令史除定海軍節度副使

改中都警巡使遷山東西路轉運副使營治汴宮肅分護

後事攝大名少尹正隆末境內盜起驅百姓平人陷賊中

不能自辨者數千人皆繫大名獄肅到官考驗得其情獻

出者十八九大定二年宛平趙植上書曰頃者正隆任用

閣寺少府少監兼上林署令胡守忠因緣巧倖規取民利

前薊州刺史完顏守道前中都警巡使梁肅勤恪清廉願

加進擢於是守忠落少監守道自濱州刺史召爲諫議大

夫肅中都轉運副使改大興少尹肅上疏言方今用度不

足非但邊兵耗費而已吏部以常調除漕司僚佐皆年老

資高者爲之類不稱職臣謂凡軍功進士諸科門蔭人知

錢穀利害能使國用饒足而不傷民者許上書自言就擇

其可用授以職事每五年委吏部通校有無水旱屯兵視

其增耗而黜陟之自漢武帝用桑弘羊始立權酤法民間

粟麥歲爲酒所耗者十常二三宜禁天下酒麴自京師及

州郡官務仍舊不得酤販出城其縣鎮鄉村權行停止不

報三年坐捕蝗不如期貶川州刺史削官一階解職上御

便殿召左諫議大夫奚頤翰林待制劉仲誨秘書少監移
刺子敬訪問古今事少間頤從容謂曰梁肅材可惜解職
太重上曰卿言是也乃除河北東路轉運副使是時窩幹
亂後兵食不足詔肅措置沿邊兵食移牒肇州北京廣寧
鹽場許民以米易鹽兵民皆得其利四年通檢東平大名
兩路戶籍物力稱其平允他使者所至皆以苛刻增益為
功百姓訴苦之朝廷勅諸路以東平大名通檢為準於是
始定七年父憂去官起復都水監河決李固詔肅視之還
奏決河水六分舊河水四分今障塞決河復故道為一再
決而南則南京憂無決而北則山東河北皆可憂不若止

於李固南築隄使兩河分流以殺水勢便上從之改大理
卿尚輦局本把石抹阿里哥與釘校匠陳外兒共盜宮中
造車銀釘葉肅以阿里哥監臨當首坐他寺官以陳外兒
為首抵死上曰罪疑惟輕各免死徒五年除名於時東京
久不治上自擇肅為同知東京留守事遷中都都轉運使
轉吏部尚書上疏論臺諫其大旨謂臺官自大夫至監察
諫官自大夫至拾遺陛下宜親擇不可委之宰相恐樹私
恩塞言路也上嘉納之復請奴婢不得服羅上曰近已禁
奴婢服明金矣可漸行之肅舉同安主簿高旭除平陽酒
使肅奏曰明君用人必器使之旭儒士優於治民若使坐

列肆權酒酤非所能也臣愚以為諸道鹽鐵使依舊文武
參注其酒稅使副以右選三差俱最者為之上曰善改刑
部尚書宋主屢請免立受國書之儀世宗不從及大興尹
璋為十四年正旦使宋主使人就館奪其書而重賂之璋
還杖一百五十除名以肅為宋國詳問使其書略曰盟書
所載止於帝加皇字免奉表稱臣稱名再拜量減歲幣便
用舊儀親接國書茲禮一定於今十年今知歲元國信使
到彼不依禮例引見輒令迫取於館姪國禮體當如是耶
往問其詳宜以誠報肅至宋宋主一一如約立接國書肅
還附書謝其略曰姪宋皇帝謹再拜致書于叔大金應天
興祚欽文廣武仁德聖孝皇帝闕下惟十載遵盟之矢無
一毫成約之違獨顧禮文宜存折衷矧辱函封之貺尚循
躬受之儀既俯迫于輿情嘗屢伸于誠請因歲元之來使
遂商權以從權敢勞將命之還先布鄙悰之懇自餘專使
肅控請祈肅還至四州先遣都管趙王府長史駝滿蒲馬
入奏世宗大喜欲以肅為執政左丞相良弼曰梁肅可相
但使宋還即為之宋人自此輕我矣上乃止久之為濟南
尹上疏曰刑罰世輕世重自漢文除肉刑罪至徒者帶鐐
居後歲滿釋之家無兼丁者加杖准徒今取遼季之法徒
一年者杖一百是一罪二刑也刑罰之重於斯為甚今太

平日久當用中典有司猶用重法臣實痛之自今徒罪之人止居作更不決杖不報未幾致仕起復彰德軍節度使召拜叅知政事上謂侍臣曰梁肅以治入異等遂至大任廉吏亦可以勸矣肅奏漢之羽林皆通孝經今之親軍即漢之羽林也臣乞每百戶賜孝經一部使之教讀庶知臣子之道其出職也可知政事上曰善人之行莫大於孝亦由教而後能詔與護衛俱賜焉復上奏曰方今斗米三百人已困餓以錢難得故也計天下歲入二千萬貫以上一歲之用餘千萬院務坊場及百姓合納錢者通減數百萬院務坊場可折納穀帛折支官兵俸給使錢布散民間稍

稱易得上曰懸欠院務許折納可也肅上疏論生財舒用八事一曰罷隨司通事二曰罷酒稅司杓欄人三曰天水郡王本族已無在者其餘皆遠族可罷養濟四曰裁減隨司契丹吏員五曰罷榷醋以利與民六曰量減鹽價使私鹽不行民不犯法七曰隨路酒稅許折納諸物八曰今歲大稔乞廣糴粟麥使錢貨流出上曰趙氏養濟一事乃國家美政不可罷其七事宰相詳議以聞上又曰朕在位二十餘年鹽海陵之失屢有改作亦不免有繆戾者卿等悉心奏之肅論正負官被差權攝官有公罪及正負還任皆准去官勿論往往其人苟且不事其事乞于縣令中留十

人備差無差正負官上曰自今權攝有公罪正負雖遠而
本職未替者勿以去官論之肅曰誠如聖旨肅與宰相奏
事既罷肅跪而言曰四時畋獵雖古禮聖人亦以為戒陛
下春秋高屬時嚴寒馳騁於山林之間法宮燕處亦足怡
神願為宗社自重天下之福也上曰朕諸子方壯使之習
武故時一往爾同知王震武軍節度使鄧秉鈞陳言四事其
一言外多闕官及循次員擬注不得人上以問宰相張汝弼
曰循資格行已久仍舊便肅曰不然如亡遼固不足道其
用人之法有仕及四十年無敗事即與節度使豈必循資
哉上曰仕四十年已衰老察其政績善者升之後政再察
之善又升之如此可以得人亦無曠事肅曰誠如聖訓肅
論盜賊不息請無禁兵器上曰所在有兵器其利害如何
肅曰他路則已中都一路上農夫聽置之似乎無害上曰
朕將思之凡使宋者宋人致禮物大使金二百兩銀二千
兩副使半之幣帛雜物稱是及推排物力肅自以身為執
政昔嘗使宋所得禮物多當為庶民率先乃自增物力六
十餘貫論者多之二十二年肅請老上謂宰相曰梁肅知
無不言正人也卿等知而不言朕實鄙之雖然肅老矣宜
從其請遂再致仕詔以其子汝翼為閣門祗候二十八年
薨謚正憲

移刺愷本名移敵列契丹虞呂部人通契丹漢字尚書省
辟契丹令史攝知除擢右司都事正隆南伐兼領契丹漢
字兩司都事大定二年除真定少尹入為侍御史母憂去
官起復右司員外郎累官陳州防禦使左丞相紇石烈良
弼致仕上問誰可代卿者對曰陳州防禦使移刺愷清幹
忠正臣不及也遂召為太府監改刑部侍郎十九年以按
出虎等八猛安自河南徙置大名東平之境還為大理卿
被詔典領更定制條初皇統間參酌隋唐遼宋律令以為
皇統制條海陵虐法恣意更改或同罪異罰或輕重不倫
或共條重出或虛文務異意吏不知適從寅緣舞法愷取皇
統舊制及海陵續降通類校其窒礙略其繁碎有例
該而條不載者用例補之特旨者用律增之凡制律不該
及疑不能參決者取旨畫定凡特旨處分及權宜條例內
有可常行者收為永格其餘未可削去者別為一部大凡
二千一百九十餘為十二卷書奏詔頒行之賜銀幣有差
項之摘徙山東猛安八謀克于河北東路置之酬幹青狗
兒兩猛安舊居之地詔無牛耕者買牛給之攝御史大夫
數月改御史中丞兼同修國史遷刑部尚書改吏部尚書
尋改大興尹駕幸上京顯宗守國使人諭之曰自大駕東
巡京尹所治甚善我將有春水之行當益勤乃事還以所

獲鵝鴨賜之有疾在告遣官醫診視復為刑部尚書上還
自上京以為西京留守改臨洮尹卒

移刺子敬字同文本名屋骨魯遼五院人曾祖霸哥同
平章事父拔魯准備任使官都統杲克中京遼主西走留
獲魯督輜重已而輜重被掠拔魯乃自髡逃于山林子敬
讀書好學皇統間特進移刺因修遼史辟為掾屬遼史成
除同知遼州事舊本廳自有占地歲入數百貫州官歲取
其課地主以為例未嘗請辯子敬曰已有公田何為更取
民田竟不取秩滿郡人請留于行臺省不許天德三年入
為翰林修撰遷禮部郎中正隆元年諸將巡邊詔子敬監

戰軍帥以戰獲分將士亦以遺子敬子敬不受及還入見
海陵謂之曰汝家貧而不苟得不受俘獲朕甚嘉之凡回
行官僚所取者皆沒入于官其後詔子敬宴賜諸部諭之
曰凡受進例遺字臣以汝前能稱職故特命汝使還遷翰
林待制大定二年以待制同修國史是時窩斡餘黨散居
諸猛安謀克中詔子敬往撫之仍宣諭猛安謀克及州縣
漢人無以前時用兵相殺傷挾怨輒害契丹人使還改祕
書少監兼修起居注修史如故詔曰以汝博通古今故以
命汝常召入講論古今及時政利害或至夜半子敬有良
馬平章政事完顏元宜索之子敬以元宜為相也不與至

是元宜乞致仕罷為東京子敬乃以此馬贖行議者疑之
是時僕散忠義伐宋宋請和而書式疆界未定子敬與祕
書少監石抹頤修起居注張汝弼侍便殿上曰宋主求歲
反覆無信喜為夸大子敬對曰宋人自来浮辭相欺來書
言海陵敗于采石大軍北歸按兵不襲俾全師而還海陵
未嘗敗于采石其謫詐多此類也回書宜言往者大軍若
令渡江宋國境土必為我有上曰彼以詭詐我以誠實但
當以理折之遷右諫議大夫起居注如故上幸西京州縣
官入見猛安謀克不得隨班子敬奏軍民一體合令猛安
謀克隨入見上嘉納之於是晉議官徽院及端午朝會詔

依子敬奏行之子敬言山後禁獵地太廣有妨百姓耕
墾上用其言遂以四外獵地與民遷祕書監諫議起居如
故子敬舉同知宣徽院事移刺神獨幹兵部侍郎移刺按
答太子少詹事烏古論三合自代上不許子敬與同簽宣
徽院事移刺神獨幹侍上曰亡遼不忘舊俗朕以為是海
陵習學漢人風俗是忘本也若依國家舊風四境可以無
虞此長久之計也世宗將如涼陁子敬與右補闕粘割幹
特刺左拾遺楊伯仁奏曰車駕至曷里泚西北招討司圍
於行宮之內地矣乞遷之於界上以屏蔽環衛上曰善詔
尚書省曰招討斜里虎可徙界上治蕃部事都監撒八仍

於燕子城治猛安謀克事上與侍臣論古之人君賢否子
敬奏曰陛下凡與宰臣謀議不可不令史官知之上曰卿
言是也轉簽書樞密院事同修國史出爲河中尹請老河
中地熱上恐子敬不耐暑改與中尹子敬女自懿州來與
中省謁遇盜途中剽掠其行李且盡既而還之謝曰我事
初不知爲府尹家也尹有德于民尚忍侵犯邪徙咸平廣
寧尹二十一年致仕卒于家年七十一子敬嘗使宋及受
諸部進貢所受禮物皆散之親舊及卒家無餘財其子質
宅以營葬事

賈曰金制尚書令左右丞相平章政事是謂宰相左右丞
參知政事是謂執政大抵因唐官而稍異焉因革不同無
足疑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曰元首叢
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宰相執政豈異道邪蘇保衡崔
永固魏子平孟浩梁肅皆當時之賢執政也移刺慥子敬
有其才適其時而位不及者亦命也夫

列傳第二十七

列傳第二十八

金史九十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都總

裁臣脫脫修

趙元

移刺道 本名按

高德基

馬諷

完顏兀不喝

劉徽柔

賈少冲

子益

移刺幹里朶

阿勒根彥忠

張九思

高衍

楊邦基

丁晞仁

趙元字善長涿州范陽人遼天慶八年登進士第仕至高書金部員外郎遼亡郭藥師為宋守燕以元掌機宜文字

王師取燕藥師降樞密使劉彥宗辟元爲本院令史天會
間同知薊州事有賊殺人橫道官吏圍視莫知所爲路人
耕夫聚觀甚衆元指田中釋耒而來者曰此賊也叱左右
縛之遂伏僚吏問其故元曰偶得於眉睫間耳其後朝廷
亦磨勘格凡嘗仕宣和者皆除名籍元在磨勘中齊國廢
置行臺省于汴選名士十餘人備官屬元在選中授行兵
部郎中行臺徙大名再徙祁州及宗弼再取河南元皆攝
戶部事賦調兵食取辦天眷三年爲行臺右司員外郎內
有殺人當死者行臺欲宥之元不從反覆數四勢不可奪
乃仰天嘆曰如殺人者可宥死者復何辜何欲徼已福而

亂天下法平行臺竟不能奪改左司員外郎攝吏部事在
行臺凡十年吏事明敏宗弼深知之行臺或有事上相府
宗弼必問曾經趙元未也其見重如此爲同簽汴京留守
事改同知大名尹用廉遷河北西路轉運使歷彰德武勝
等軍節度使以老致仕卒于家

移刺道本名按宗室移刺古爲山東東路兵馬都總管辟
掌軍府簿書往來元帥府計議邊事右副元帥宗弼愛其
才召爲元帥府令史補尚書省令史特除監察御史再遷
大理丞兼工部員外郎海陵南伐使督運芻糧所在盜起
道路梗澁間關僅至淮南上謁承問具言四方盜賊狀海

陵惡聞其言杖之七十使督艤艦渡江會海陵死軍還大
定二年除工部郎中奉詔招撫諸奚是時抹白猛安下謀
克徐列等皆欲降制於猛安合住不敢即降道發兵掩襲
合住子婦孫男女甥及謀克留住及蒲輦白撒妻孥是日
適窩斡遣白撒發抹白猛安軍白撒聞其家人被獲遂來
降改禮部郎中從討窩斡佩金牌與應奉翰林文字訛里
也招降叛奚奉使河南勸課農桑密訪吏治得失累遷御
史中丞同修國史廉問職官殿最還奏上曰職官貪汙罪
廢其餘因循以苟歲月今廉能即與升除無以慰百姓愛
留之意可就遷秩秩滿升除於是廉能官景州刺史耶律

補進一階單州刺史石抹靳家奴泰寧軍節度副使尹昇
卿寧陵縣令監邦彥濬州司候張匡福各進兩階貪汙官
同知濬州防禦使事速越真定縣令特謀葛並免死杖
一百五十除名同知睢州事古孫阿里補杖一百削四
階非奉旨不得錄用於是道改同知大興尹事詔曰京師
士民輻湊犯法者衆罪狀自實每爲文所持斷之以公可
也朕嘗諭執政矣必不以小苛譴卿勉副朕意遷刑部尚
書尚廩局使宗夔副使石抹書狗私用官芻事覺尚廩局
隸點檢司刑部當自問點檢烏林荅天錫屬刑部使輕其
罪刑部以付大興府鞠治於是道及天錫郎中丁暉仁皆

坐解職尋起爲大理卿兼簽書樞密院事再遷西京留守卒

高德基字元履遼陽渤海人皇統二年登進士第六年爲尚書省令史海陵爲相專懷自用用人莫敢拂其意德基每與之詳辨及篡位命左司郎中賈昌祚諭旨曰卿公直果敢今委卿南京行省公當未嘗會海陵欲都燕京命德基攝燕京行臺省都事改攝右司員外郎除戶部員外郎改中都路都轉運副使遷戶部郎中正隆三年詔左丞相張浩參知政事敬嗣暉營建南京宮室明年德基與御史中丞李壽刑部侍郎蕭中一俱爲管造提點海陵使中使謂

德基等曰汝等欲乘傳往邪欲乘已馬往邪銀牌可於南京尚書省取之壽乞先降銀牌復遣中使謂壽曰牌之與否當出朕意爾敢輒言豈以三人中官獨高邪遂杖之二十遣乘已馬往德基中一乘傳往轉同知開封尹大定三年以察廉治狀不善下遷同知北京路都轉運使事是年秋土河泛溢水入京城德基遽命開長樂門疏分使入御溝以殺其勢水不能爲害遷刑部侍郎七年改中都路都轉運使九年轉刑部尚書有犯罪當死者宰相欲從末減德基曰法無二門失出猶失入也不從及奏上曰刑部議是也因名諸尚書諭之曰自朕即位以來以政事與宰相

爭是非者德基一人而已自今部上省三議不合即具以
聞爲宋主生日使及還宋人禮物外附進臘茶三千胯不
親封署德基曰姪獻叔而不署是無名之物也却之十一
年改戶部尚書德基上疏乞免軍須房稅等錢減農稅及
鹽酒等課未報隨朝官俸粟折錢增高市價與之多出官
錢幾四十萬貫上使人諭之曰卿爲尚書取悅宰執近臣
濫出官錢卿之官爵一出於朕柰何如此於是決杖八十
戶部郎中王佐負外郎盧彥冲同知中都轉運使劉執副
使石抹長壽支度判官韓鎮左警巡使李克勤右警巡使
李寶判官強銳昌姚宗奭厄龐古達言不皆決杖有差詔

自大定十一年八月郊祀赦後尚書省御史臺戶部轉運
司警巡院多支俸粟折錢皆追還之德基降蘭州刺史王
佐降大興府推官盧彥冲河北西路戶籍判官劉執東京
警巡使石抹長壽東京留守推官韓鎮河東南路戶籍判
官李克勤通遠縣令李寶清水縣令強銳昌姚宗奭厄龐
古達言不皆除司候大定十二年德基卒年五十四子錫
馬諷字良弼大興灤陰人國初以燕與宋諷游學汴梁登
宣和六年進士第宗翰克汴京諷歸朝復登進士第調尉
州廣靈丞遷雄州歸信令境有河曰八尺口每秋潦漲溢
害民田諷視地高下疏決之其患遂息召爲尚書省令史

除獻州刺史天德初改寧州民有告謀不軌者株連數十
百人諷察其無狀乃究問告者告者具伏其誣衆懼呼感
泣再遷南京副留守入爲大理少卿是時高禎爲御史大
夫素貴重繩治無所避權貴憚其威嚴乃以諷及張忠輔
爲中丞欲有以中傷之者諷忠輔皆文吏巧法不能與禎
絲髮相假借禎畏其害已因訴于海陵海陵以禎太祖舊
臣每慰安之諷改大理卿歲餘出爲順天軍節度使大定
二年復爲大理卿遷刑部尚書改忠順軍節度使致仕卒
完顏兀不喝會寧府海姑寨人年十三選充女直字學生
補上京女直吏再習小字兼通契丹文字充尚書省令史

天德初除吏部主事鞫問押懶路詐襲謀克事人稱其能
擢右拾遺海陵謂之曰吾始聞汝名試以吏部主事今計
其實優於所聞遠矣累遷右司郎中從海陵伐宋至淮南
聞世宗即位于遼陽兀不喝入白其事海陵沉思良久曰
卿等始聞之邪我已知之遣人往矣此大事勿泄于外大
定二年秩滿當代世宗喜其善數奏特詔再任謂宰臣曰
兀不喝爲人公忠後來有如斯人者卿等宜薦舉之其見
知如此窩斡已平詔罷契丹猛安謀克其元管戶口及從
窩斡作亂來降者皆隸女直猛安謀克遣兀不喝於猛安
謀克人戶少處分置未經罷去猛安謀克合承襲者仍許

承襲賑贍其貧乏者仍括買契丹馬匹官負年老之馬不在括限頃之世宗以諸契丹未嘗為亂者與來降者一槩隸女直猛安中非是未嘗從亂可且仍舊平章政事完顏元宜奏已遷契丹所棄地可遷女直人與不從亂契丹雜處上以問右丞蘇保衡參政石琚皆不能對上責之曰卿等每事先熟議然後奏有旨即對豈容不知此保衡琚頓首謝上曰分隸契丹以本猛安租稅給贍之所棄地與附近女直人及餘戶願居者聽其猛安謀克官選契丹官負不預亂者充之改同知大興尹遷橫海軍節度使初到官讞囚能得其情人以為不寃五年卒官

劉徽柔字君美大興安次人天眷二年擢進士第初為真定縣城三簿轉開遠軍節度掌書記遷洪洞令徽柔明敏善聽斷縣人楊遠者投牒于縣以為夜雨屋壞壓其姪死號訴哀切徽柔熟視而笑曰汝利姪財而殺之乃誣雨耶叱付獄其人立伏曰公神明也不敢延死遂寘于法秩滿縣人遮戀不得去者彌日為立生祠刻石頌德正隆二年入為大理評事遷司直大定二年同知河東南路轉運使事以廉第一改知平定軍入為大理少卿七年知磁州改同知南京留守事十年遷中都路轉運使卒官

賈少中字若虛通州人勤學日誦數百千言家貧甚嘗道

中獲遺金訪其主歸之天會中再伐宋調及民兵少冲甫
冠代其叔行雖行伍間未嘗釋卷中天眷二年進士劉著
欲以妹妻之少冲辭不就曰富貴當自致之調營州軍事
判官遷定安令蔚州刺史恃貴不法屬吏畏之每事輒曲
從其意少冲守正不阿用廉進官一階再遷吏部主事定
武軍節度副使河中府判官海陵寢以失道少冲謂所親
曰天下且亂不可仕也秩滿乃不求仕大定二年調御史
臺典事累遷刑部郎中往北京決獄奏誅首惡誤牽連其
中者皆釋不問全活凡十人以本職攝右司員外郎嘗執
奏刑名甚堅既退上謂侍臣曰少冲居下位有守如此除

同知河間尹數月入爲祕書少監兼起居注左補闕少冲
外柔內剛每從容進諫世宗稱美之十四年爲宋主生日
副使宋國方有祈請上以意諭少冲少冲對曰臣有死無
辱宋人別致珍異少冲笑謂其人曰行人受賜自有常數
寧敢以賂辱君命乎遂不受使還世宗嘉之遷右諫議大
夫祕書起居注如故十七年請老除衛州防禦使遷河東
南路轉運使召爲太常卿兼祕書少監復請致仕不許改
順天軍節度使卒少冲性夷簡不喜言利嘗教諸子曰蔭
所以庇身莞庫不可爲也聞者尚之子益不益字損之少穎悟如成人大定十四年父少冲爲祕書少

監亮宋主生日副使益待行是時宋人常爭起立接受國書之禮少冲問益曰即宋人欲變禮持議不決柰何益曰守死無辱可謂使矣少冲大奇之中大定十九年進士調河津主簿丁父憂去官察廉起復礮山令補尚書省令史丁母憂服闋除定海軍節度副使監察御史治書侍御史轉侍御史知登聞鼓院兼少府少監未幾改禮部郎中兼知登聞鼓院看讀陳言文字遷左司郎中改吏部侍郎兼蔡王傅以病免除鄭州防禦使陝西東路轉運使順天軍節度使大安初召為吏部尚書有疾改安國軍節度使益調民夫修完城郭為戰守備按察司止之不聽曰治城守臣事也按察何預既而兵至以右備解去改橫海定國軍節度使道阻不赴宣宗初為吏部尚書益為侍郎相得歡甚貞祐二年至汴京訪益所在召為太常卿上防秋十三事與戶部尚書李革論遷河北軍民不便不報貞祐三年致仕元光元年卒

移刺幹里朶一名八斤系出濬之五院司通契丹字天會三年伐宋隸軍中遇戰輒先登屢獲偵人有司上其功補尚書省令史十五年籍發諸部兵於山後將與右丞蕭慶會時官軍竄而南者凡數千幹里朶以兵邀擊之盡獲其輜重財物悉送有司而去一毫弗取以勞遷修武校尉宗弼

復河南幹里朶督諸路帥臣進討事定以勞遷宣武將軍
時六部未分乃以為兵刑二部主事未幾遷右司都事皇
統二年授大理正歷同知昭德軍節度使事以廉陞孟州
防禦使正隆間轉同知北京留守事會遊古河闡子山等
猛安契丹謀亂時方發兵討之別遣幹里朶押軍南下至
松山縣為賊黨江哥所執且欲推為主盟要以契約幹里
朶怒曰我受國厚恩豈能從汝反耶寧殺我契約不可得
也賊知不可屈乃困辱之使布衣草履逐馬而行且欲害
之幹里朶說其監奴囚得脫還六年九月改北京路轉運
使大定初為博州防禦使再遷利涉軍節度使先是有農

民避賊入保郡城以錢三十千寄之鄰家賊平索之鄰人
諱不與訴于縣縣官以無契驗却之乃訴于州幹里朶陽
怒械繫之捕其鄰人關以三木詰之曰汝鄰乙坐劫殺人
指汝同盜鄰人大懼始自陳有欺錢之隙乃責歸所隱錢
而釋之郡人駭服改通遠軍節度使卒

阿勒根彥忠本名衣合山曷速館人也好學通吏事天會
十四年選充尚書兵部孔目官陞尚書省令史除右司都
事七年改大理丞為會寧少尹進同知會寧府事入為尚
書吏禮部郎中貞元二年進本部侍郎海陵庶人凡有所
疑常使彥忠裁決彥忠據法以對間有不合則召讓之彥

忠執奏如前終無阿屈同列咸爲懼彥忠固執不變海陵
壯之明年除御史中丞歷尚書戶部侍郎侍衛親軍副都
指揮使海陵南伐除南京路都轉運使大定二年改大名
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四年入爲刑部尚書詔規措北邊
艱食戶口及秦州臨潢接境度宜安置堡戍七駐兵萬三
千芻糧之用就經畫之還朝未及入對以疾卒年五十三
彥忠性孝友嘗使宋所得金帛盡分兄弟親友贈榮祿大
夫命有司致祭并以銀絹賜其家

張九思字全行錦州人皇統初補行臺省文直譯史除同
知易州事三遷亳州防禦使歸德尹劉仲延受宋國歲貢

於泗州九思副之往歲受歲貢者每以幣物不精責宋使
者宋使者私饋銀幣各直數百千以爲常九思獨不肯受
仲延從之自是私饋遂絕自大理評事再遷大理少卿清
池令雙申自陳父虔天眷初知永安軍遇叛寇孟邦傑執
而脅之不從遂被害乞正班用廕大理寺議虔子止合雜
班叙九思曰虔奮不顧身守節以死其子正班用廕以勸
忠孝世宗從九思議改工部郎中大興少尹同知中都都
轉運使事轉刑部侍郎改工部九思所守清約然急於進
取一切以功利爲務率意任情不恤百姓詔檢括官田凡
地名疑似者如皇后店太子莊燕樂城之類不問民田契

賦一切籍之復有鄰接官地冒占幸免者世宗聞其如是
召還戒之曰如遼時支撥地土及國初元帥府拘刷民間
指射租田近歲冒為己業此類當拘籍之其餘民田一旦
奪之則百姓失業朕意豈如此也轉御史中丞九思言屯
田猛安人為盜徵償家貧輒賣所種屯地凡家貧不能徵
償者止令事主以其地招佃收其租入估賈與徵償相當
即以其地還之臨洮尹完顏讓亦論屯田貧人徵償賣田
乞用九思議詔從之遷工部尚書年高愈自用上謂左丞
張汝弼曰九思耄矣頗執強自用欲令外補何如於是九
思男若拙為尚書省令史冒填認勅事覺亡命汝弼因奏

其事上曰九思豈不知若拙處邪可免其官捕若拙獲
授職九思聞命惶懼因感疾卒

高衍字穆仲遼陽渤海人敏而好學自少有能賦聲同舍

生欲試其才使一日賦十題戲之衍執筆怡然未暮十賦
皆就彬彬然有可觀年二十六登進士第乞歸養逾二年

方調瀛陰丞召為尚書省令史除右司都事母喪去官起

復吏部自外郎攝左司員外郎王彥潛常大榮李慶之皆

在吏部選中吏部擬彥潛大榮皆進士第一次當在慶之

上彥潛洛州防禦判官大榮臨海軍節度判官慶之濱州

觀察判官左司郎中賈昌祚挾私欲與慶之洛州詭曰洛

嘉靖八年

雖佳郡防禦幕官在節鎮下乃改擬彥潛臨海軍大榮瀋
州慶之洛州慶之初赴選昌祚以慶之爲會試銓讀官而
慶之弟慶雲爲尚書省令史多與權貴游海陵心惡之嘗
謂左右司昌祚必與慶之善闕大奉國臣者遼陽人永寧
太后族人先爲東京警巡院使以賊免去欲因太后求見
海陵不許衍與奉國臣有鄉里舊擬爲貴德縣令海陵大
怒於是昌祚衍吏部侍郎馮仲等各杖之有差慶雲決杖
一百五十罷去未幾仲昌祚慶雲皆死衍降爲清水縣主
簿兵部員外郎攝吏部主事楊邦基降宜春縣主簿吏部
主事宋公降灤陰縣主簿尚書省知除楊伯傑降閬陽縣

主簿居二年爲大理司直遷戶部員外郎同知中都都轉
運使太常少卿吏部郎中大定初轉左司郎中世宗孜孜
求諫羣臣承順旨意無所匡正上曰朕初即位庶政多未
諳悉實賴將相大臣同心輔佐百姓且上書言事或有所
補夫聽斷獄訟簿書期會何人不能如唐虞之聖猶曰稽
于衆舍已從人正隆專任獨見不謀臣下以取敗亂卿等
其體朕意使衍傳詔臺省百司曰凡上書言事或爲有司
沮遏許進表以聞遷吏部尚書每季選人至吏部託以檢
閱舊籍謂之檢卷有滯留至後季猶不得去者衍三爲吏
部知其弊歲餘銓事修理選人使之五年爲賀宋國生日

使中道得疾去職大定七年卒

楊邦基字德懋華陰人父絢宋末爲易州州佐宗望伐宋
宗靖以燕山降易州即日來附絢被殺邦基年十餘歲匿
僧舍中得免既長好學天眷二年登進士第調灤州軍事
判官遷太原交城令太原尹徒單恭貪汙不法託名鑄金
佛命屬縣輸金邦基獨不與徒單恭怒召至府將以手持
鐵拄杖撞邦基面邦基不動乘德廉祭官吏尹與九縣令
皆免去邦基以廉爲河東第一召爲禮部主事以兵部員
外郎攝吏部差除坐銓注李慶之大興國奴與高衍等皆
貶官邦基降坊州宜春潭轉高密令大定初尚書省擬邦

基刑部郎中世宗曰縣官即除郎中如何太師張浩對曰
邦基前爲兵部員外郎矣且其人材可用上許之改太府
少監知登聞檢院爲祕書少監遷翰林直學士再遷祕書
監兼左諫議大夫修起居注中都警巡使張子衍與邦基
姻家子衍道中遇皇太子衛仗立馬市門不去繼衛士訶
之子衍以鞭鞭衛士訶已者御史臺劾奏子衍邦基見臺
官爲子衍求解及入見顯宗求脫子衍罪詔削子衍官兩
階邦基坐削官一階出爲同知西京留守事徙山東東路
轉運使永定軍節度使致仕大定二十一年卒邦基能屬
文善畫山水人物尤以畫名當世云

丁暉仁字藏用大興府宛平人曾祖奭祖惟壽父筠以吏
補州縣所至有治聲其後致仕杜門不出鄉里有鬪訟者
不之官而就筠質焉暉仁冲澹寡欲讀書之外無他好遼
季避難雖間關道塗未嘗釋卷皇統二年登進士第調武
清縣丞縣經兵革後無學校暉仁召邑中俊秀子弟教之
學百姓欣然從之調磁州軍事判官是時詔使廉察官吏
暉仁以廉攝守事遷和川令前令罷奕不事事羣小越法
下禁無所憚暉仁申明法禁皆屏息或走入他縣以避之
有董祐者最強悍畏服暉仁以刀斷指誓終身不復犯法
凡租賦與百姓前為期率比他邑先辦歷北京推官再遷

大理司直以憂去官尋起復大定三年除定武軍節度使
使而節度使同知皆闕暉仁為一政無留訟改大理丞吏部
員外郎轉戶部郎中於是賈少冲為刑部郎中上謂左丞
相紇石烈良弼曰少冲為人柔緩不稱刑部之職其議
之乃以暉仁為刑部郎中坐尚廩局官私用官芻違格付
大興府鞫問解職改祈州刺史祈州為定武支郡士民
暉仁之官相率歡迎界上相屬不絕改同知西京留守
首興學校以明養士之法陝西西路轉運使大定二十
三年卒官

賈曰吏之與其養之乎

從一從史守法不貳之謂守法不貳斯直史矣
文以亂法室者孰一而弗通也者史道之自失者矣
高德其張九思之徒皆亂法以自失者矣

列傳第二十八

列傳第二十九

金史九十一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 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

都總裁 臣脫脫修

完顏撒改

麻也

溫迪罕移剌

神土邁

移剌

石抹

楊仲武

蒲

世傑 本名蕭懷忠

穆剌接荅

字本

魯阿魯 趙興

石抹崇

敬

完顏撒改上京納魯澤河人也其先居於瓦冷
多力善用槍王師南征睿宗為右副元帥置之麾下

金史卷之十一
金牌使督軍事天德元年授本班祗候郎君謀
軍泰州路軍帥以撤改為萬戶領銀木可等任安
數有戰功二年正月海陵庶人遣使夏國諭以即位
今伺彼之意既還稱旨為尚書兵部郎中改同知會
遷迭剌部族節度使改既里本群牧使為曷懶路都
海陵伐宋授衛州防禦使為武震軍都總管世宗即
使召撤改既至除昌武軍節度使已而為山東路元
都統改安化軍節度使兼副都統如故四年徙鎮安
兼副統領山東大名東平三路軍八萬餘渡淮會大
軍伐宋進至楚州宋遣使奉歲幣還邳州卒

龐迪字仲由延安人少個儻喜讀兵書習騎射學推步孤
虛之術無所效用應募隸涇原路第二副將破賊有功授
保義郎嘗從百餘騎經行山谷遇夏人數千眾皆駭懼請
避迪遂躍馬犯陣敵皆披靡身被重創神色自若宗軍以
還自是知名擢為正將權發遣涇原路兵馬都監亦國建
涇原路經略使張中孚舉迪權知懷德軍兼沿邊安撫使
夏人合軍五萬薄懷德城迪開門待之夏人不敢入因以
數千騎分門突出遂破之斬首五百級獲軍資羊馬甚衆
復破關師古兵擢知涇州未到官改知鎮戎軍沿邊安撫
使已而權淮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總制沂密淮陽兼

知沂州丁父憂去官尋起復為環慶路兵馬都鈐轄權領
邠州齊國廢改華州防禦使頃之軍變被執入山已而歸
衆悔曰公為政素善豈宜劫辱遂縱之還復領州事天眷
元年除永興軍路兵馬都鈐轄兼知京兆府徙臨洮尹兼
熙秦路兵馬都總管陝右大饑流亡四集迪開渠溉田流
民利其食居民藉其力各得其所郡人立碑紀其政績官
制行吏部以武功大夫博州團練使特授定遠大將軍七
年除慶陽尹歷三考不易以治最聞詔書褒美西人祭之
正隆元年遷鳳翔尹屢上言求退不許海陵南伐徭賦煩
急官吏因緣為姦富者用賄以免貧者破產益困迪悉召
民使共議增減不加威督而役力均人情大悅五年徙汾
陽軍節度使大定初復為臨洮尹遷南京路都轉運使以
省事惜費安靜為政河南稱之徙絳陽軍節度使卒官年
七十迪性純孝父病醫藥弗効迪仰天泣禱刲股作羹由
是獲安昆弟析家財迪盡以與之一無所取官爵之廢率
先諸姪疾革沐浴朝服而逝

溫迪罕移室邁速頻屯邁歡春人徙上京忽論失懶兄木
章國初有功授世襲謀克移室邁性忠正強毅善騎射膂
力過人皇統初襲其兄謀克積戰功為洮州刺史謂人曰
謀克兄職也兄子幹魯古今已長矣遂以謀克讓還兄子

宗弼聞而嘉之曰能讓世襲可謂難矣除貴德州刺史改
移典弘詳穩遷烏古里部族節度使改德昌軍正隆四年
大徵兵南伐泰州猛安定遠阿補以所部叛還移室邁以
七謀克執定遠阿補勒其衆付大軍契丹反敗會寧六猛
安於締母嶺屯於信韓二州之境移室邁率數千人殺賊
萬餘于伊改河以功遷臨潢尹世宗即位賜手詔曰南征
諸路將士及卿子姪安遠幹魯古斜普兄弟具甲仗悉來
推戴朕勉即大位卿累世有功耆舊之臣緣邊事未寧臨
潢劇任姑仍舊職聞樞密副使白彥敬南京留守紇石烈
志寧來討契丹今已遣人往招之其家皆在南京恐或逃

去兼起異謀若至則已若不至卿當以計執而獻之兩次
遣人招誘招討都監老和尚去人不知彼之所在久而不
還兼老和尚不知朕已即位卿可使人諭以朕意如來降
悉令復舊邊關之事可設耳目是時窩斡已反領兵數萬
來攻臨潢諸路軍未至窩斡勢益大移室邁領城中軍士
六百人邀擊窩斡凡數接戰勦殺甚衆所乘馬中流矢而
仆為賊所執賊使移室邁招城中人曰爾生死在頃刻能
使城中出降官爵如故不然殺汝矣移室邁怒罵賊曰我
受國家爵祿肯從汝叛賊乎賊執之至城下迫脅之使招
城中其妻子官屬將士皆登城臨望移室邁厲聲曰我恨

軍少不能滅賊人生會有一死耳汝輩慎勿降賊一旦開門納賊城中百姓皆被殺掠母以我故敗國家事賊無能爲也賊怒殺之城中人皆爲之感激推官麻珪益繕完城郭右監軍神土邁輔國上將軍阿思邁乘城固守賊不克攻遂引衆東行

神土邁本諸宗室贈銀青光祿大夫胡速魯改子也年十五事太宗爲左奉宸皇統二年充護衛除武器署丞累官肇州防禦使大定初除元帥右都監與咸平尹吾扎忽率秦州兵及曷懶路兵千五百人會臨潢尹移室邁討契丹契丹犯臨潢移室邁死攻之不能克迺引衆東行神土邁

表乞濟師十二月甲辰世宗次海濱縣得奏上曰神土邁吾扎忽軍不少可以從長攻襲矣會右副元帥謀行以大軍至神土邁改曷速館節度使隸右翼與紇石烈志寧敗賊於長樂戰霧霖河皆有功改婆速路兵馬都總管卒移刺成本名落兀其先遼橫帳人也沉勇有謀通契丹漢字天會間隸撻懶下爲行軍猛安與宋人戰於楚泗之間成以所部先登大破宋軍功最諸將劉麟約會天長軍議進止成與夾古查合你俱爲撻懶前鋒得宋生口爲鄉導遂達天長睿宗嘉之後從宗弼將兵廢齊國及再伐宋攻濠州每戰輒先登多所摧破宗弼再取河南成及蕭懷忠

等八猛安先渡河南平第功授宣武將軍除威州刺史用廉擢同知延安尹再遷昭義軍節度使正隆南伐爲武毅軍都總管撒八反海陵以事誅契丹名將成以本軍守磁即遣妻子還汴海陵用是不疑時人高其有識改神武軍都總管與李木魯定方爲浙東道先鋒使由淮陰進兵以所部護糧赴揚州敵兵乘夜來攻成整兵奮擊斬刈甚衆會海陵庶人死軍還復鎮昭義矣定二年以廉在優等改河中尹再除臨洮尹招降喬家等族首領結什角遷南京留守召拜樞密副使封任國公改北京留守卒訃聞上悼惜之授其子順思阿不武功將軍世襲咸平路鈔赤隣猛安下查不魯謀克結什角者西番旣衰其苗裔曰董氈其子曰巴氈角始附宋賜姓趙改名順忠順忠子永吉永吉子世昌皆受宋官爲左武大夫遙領萊州防禦使襲把羊族長朝廷定陝西世昌換忠翊校尉旣而鬼蘆族長京滅殺世昌朝廷遣兵執京城斬之臨洮市以世昌子鐵哥爲把羊族都管大定四年宋人破洮州鐵哥弟結什角與其母走入喬家族避之喬家族首領播逋與鄰族木波隴逋龐拜丙離四族耆老大僧等立結什角爲木波四族長號曰王子其地北接洮州積石軍其南隴逋族南限大山八百餘里不通人行東南與疊州羌接其西丙離族西與盧

甘羌接其北龐拜族與西夏容魯族接地高寒無絲枲五穀惟產青稞與野菜合酥酪食之其疆境共八千里合四萬餘戶其居隨水草畜牧遷徙不常結什角念朝廷為其父報讎欲棄四族歸朝四族不許成至臨洮使人招結什角乃率四族來附進馬百匹仍請每年貢馬詔曰遠人慕義朕甚嘉之其遣能吏往撫其衆厚其賞賜初天會中詔以舊積石地與夏人夏人謂之祈安城有莊浪四族一曰吹折門二曰密臧門三曰隴逋門四曰龐拜門雖屬夏國叛服不常大定六年夏人破滅吹折密臧二門其隴逋龐拜二門與喬家族相鄰遂歸結什角夏國遣使來告莊浪族違命作亂欲興兵剪除朝廷不知隴逋龐拜二門舊屬夏國報以將檢會其地舊所隸屬毋擅出兵結什角之母居于莊浪族中大定九年結什角往省其母夏人伺知之遂出兵圍結什角招之使降結什角不從率所部力戰潰圍出夏人斫斷其臂虜其母去部兵亦多亡者結什角尋亦死遺言請命朝廷復立喬家族首領陝西奏聞知夏國主李仁孝與其臣任得敬中分其國發兵四萬役夫三萬築祈安城殺喬家等族首領結什角屢獲宋謀人言宋欲結夏國謀犯邊境詔遣大理卿李昌圖左司員外郎粘割幹持刺往按之且止夏人毋築祈安城及處置喬家等族

別立首領夏國報云祈安本積石舊城久廢邊臣請設戍
兵鎮撫莊浪族所以備盜非有他也結什角以兵入境以
是殺之不知為喬家族首領也李昌國等按視殺結什角
之地本在夏境築祈安城已畢工皆罷歸不得宋夏交通
之狀乃於熙秦迫近宋夏衝要量添戍兵及問喬家等族
民戶願以結什角姪趙師古為首領於是詔以趙師古為
木波喬家丙離隴逋龐拜四族都鈐轄加宣武將軍
右抹下本名阿魯古列五代祖王五遼駙馬都尉父五斤
為羣牧使從睿宗秋山十年十三已能射連獲二鹿睿宗
奇之賜以良馬及金吐鶻天會末宗弼為右監軍召下隸

帳下丁父憂是時宗磐為太師捷懶為左副元帥人爭附
之使人召下下不往宗磐捷懶皆以罪誅人多其有識宗
弼復取河南與宋人戰於潁州漢軍少却下身被七創率
勇士十餘騎奮擊敗之及宋稱臣宗弼選嘗有勞者與俱
入朝授下忠勇校尉遷宣武將軍除河間少尹察廉升遂
州刺史改壽州再改唐州丁母憂去官起復唐州刺史海
陵伐宋下為武毅軍都總管由別道進兵遇宋伏兵數百
人以三百騎擊敗之遂下信陽軍及羅山縣至樊州宋守
將棄城遂因取其城頃之軍士皆欲逃歸闌子山猛安結
漢軍三猛安謀克劫下還舍於澠水之曲下乃陰約漢軍

將吏乘夜掩殺闌子山猛安復將其軍大定二年除鄭州防禦使以本官領行軍萬戶伐宋遷武勝軍節度使宋人請和明羊有水牛數百頭自淮南走入州境僚佐欲收之充官用下不聽復驅過淮還之遷河南尹轉西南路招討使改大名尹大名多盜而城郭不完下請修大名城奏可城完葺盜賊不得發徙臨洮尹卒官年六十三

楊仲武字德威保安人父遇以勇聞關西為宥州團練使宋末仲武謁經略使王庶求自効遂用為先鋒婁室入關仲武與鄜延路兵馬都監鄭建玄俱降為安塞堡環慶路兵馬都監皇統初復陝西將兵戍鳳翔屢却宋軍除知寧

州關中荐饑境內盜賊縱橫仲武悉平之改坊州刺史復知寧州遷同知臨洮尹改同知河中府海陵營繕南京典浮橋工役臨洮地接西羌與木波雜居邊將貪暴木波苦之遂相率為寇掠仲武前治臨洮乃從數騎入其營諭之曰此皆將校侵漁汝等以至此爾今懲治此輩不復擾害汝也并以禍福曉之羌人喜悅寇掠遂息至是木波復掠熙河熙河主帥使人諭之不肯去曰楊總管來我乃解去熙河具奏詔復遣仲武當是時木波謂仲武不能復來及仲武至與其酋帥相見責以負約對曰邊將苦我今之來求訴於上官耳今幸見公願終身不復犯塞乃舉酒酌天

折箭爲誓仲武因以卮酒飲之曰當更爲汝請若復背約必用兵矣羗人羅拜而去及伐宋以仲武爲威定軍都總管駐兵歸德大定三年除武勝軍節度使改陝西西路轉運使卒

蒲察世傑本名阿撒曷速館斡篤河人徙遼陽初在梁王宗弼軍中爲人多力每與武士角力賭羊輒勝之能以拳擊四歲牛折脅死之有糧車陷淖中七牛挽不能出世傑手挽出之宗敏爲東京留守召置左右海陵篡位即立以爲護衛海陵謂世傑曰汝勇力絕倫今伐兄弟有異志者期以十日除之則有非常之賞仍盡以各人家產賜汝世傑

受詔而不肯爲已過十日海陵怒而責之世傑曰臣自誓不以非道害物雖死不敢奉詔海陵愛其勇不之罪也正隆四年調諸路兵伐宋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皆籍之他使者唯恐不如詔書得數多世傑往曷懶路得數少海陵恠問之對曰曷懶地接高麗今若多籍其下即有緩急何以爲備海陵喜曰他人用心不能及也除同知安國軍節度使事賜銀二百五十兩絹絲六百匹馬二疋是時徵發不已民不堪命犯法者衆那人無長吏獄囚積四百餘人世傑到官月餘決遣略盡入爲宿直將軍以事往胡里改路還奏契丹部族大抵皆叛百姓驚擾不安今舉國南伐

賊若乘虛入據東土根本之地雖得江淮無益也宜先討
平契丹南伐未晚海陵不悅曰詔令已出矣今以三萬兵
選將屯中都以北足以鎮壓世傑又曰若東土大族附於
賊恐三萬衆未易當也海陵不聽及發汴京授鄭州防禦
使領武捷軍副總管大軍渡淮世傑以軍三千護糧餉東
下敗宋兵數千人奪其戰船甚衆至和州境擊宋兵五萬
人走之明日使其子元送領二百八十騎為應兵自領八
百騎前戰連射六十餘人皆應弦而斃宋兵遂奔潰海陵
欲觀水戰使世傑領水軍百人試之宋人舟人而多世傑
舟小乃急進至中流取勝而還大定初世傑復取陝州敗

宋兵石壕鎮復敗宋援兵二千人遂圍陝州宋兵二千自
潼關來世傑以兵二百四十迎擊之射殺十餘人宋兵敗
走復敗之於土壕山生擒一將復以兵三百至斗門城遇
宋兵萬餘宋將三人挺槍來刺世傑世傑以刀斷其槍宋
兵乃退復以四謀克軍敗宋兵於土華復圍陝州世傑嘗
擐甲佩刀腰箭百隻持槍躍馬往來軍中敵人見而異之
曰真神將也親率選卒二百餘人穴地以入城遂拔再破
宋軍三萬人復虢州未幾為衛州防禦使改河南路統軍
都監召赴闕上慰勞良久除西北路副統賜廐馬弓矢佩
刀從僕散忠義討契丹賊平改華州防禦使與徒單合喜

經略隴右合喜復德順至東山堡宋兵捍絕樵路世傑擊走之追至城下城中出兵約二萬餘敗之殺傷甚衆宋經略使荆阜棄德順走世傑與左都監璋追破其軍改亳州防禦使四遷通遠軍節度使宋人輒入鞏州境糶米麵有司執之世傑署案作歸附人縱遣之譯史蔡松壽誣府主謀叛坐斬十八年起爲弘州刺史母憂去職累遷亳州防禦使卒世傑少貧然踈財尚氣每臨陣敵衆既敗必戒士卒毋縱殺掠平居非忠孝不言親賢樂善甚獲當世之譽云

蕭懷忠本名好胡奚人也爲西北路招討使蕭裕等謀立遼後使蕭招折往西北路結懷忠并結節度使耶律朗爲助懷忠與朗有隙遂執招折并執朗遣使上變裕等既誅懷忠爲樞密副使賜今名復爲西北路招討使西京留守封王改南京留守契丹撒八反復以懷忠爲西京留守西南面兵馬都統與樞密使僕散思恭北京留守蕭蹟右衛將軍蕭禿剌護衛十人長幹魯保往討之蕭禿剌戰無功大軍追撒八不及而海陵意謂懷忠與蕭裕皆契丹人本同謀逾年乃執招折上變而撒八亦契丹部族恐其合以師恭與太后密語而禿剌無功懷忠蹟師恭逸賊既殺師恭族滅其家使使即軍中殺蹟懷忠皆族之幹魯保禿剌

初為罪首但誅之而已大定三年追復曠懷忠禿刺幹魯保官爵曠弟安州刺史曠求襲嗣之謀克上不許謀克而以曠家產付之

移刺按答遼橫帳人也父留幹與耶律余睹俱來降西京下復叛留幹遇害按答以死事之子授左奉宸熙宗初充護衛除安州刺史累官東京副留守參知政事完顏守道經略北方攝咸平路屯軍都統入為兵部侍郎徙西北西南兩路舊設堡戍迫近內地者于極邊安置仍與泰州臨潢邊堡相接除武定軍節度使以招徠邊部功遷東北路招討使改臨潢尹卒按答騎射絕倫善相馬嘗論及善射

者世宗曰能如御乎閱馬于市見良馬雖瘦輒與善價取之他日果良馬也

孛朮魯阿魯罕隆州琵琶崗葛山人年八歲遇習契州字再選習女直字既壯為黃龍府路萬戶令史貞元二年試外路胥吏三百人補隨朝阿魯罕在第一補宗正府令史累擢尚書省令史僕散忠義討窩斡辟置本府掌邊關文字甚見信任窩斡既平阿魯罕招集散亡復業者數萬人復從忠義伐宋屢入奏事論列可否上謂宰相曰阿魯罕所言可行者即行之宋人請和忠義使阿魯罕往和議定阿魯罕入奏賜銀百兩重綵十端忠義慮阿魯罕有才幹可

任尚書省都事詔以爲大理司直未幾受尚書省都事除同知順天軍節度事紇石烈志寧北巡阿魯罕攝左右司郎中還朝除刑部員外郎再遷侍御史上問紇石烈良弼曰阿魯罕何如人也對曰有幹材持心忠正出言不阿順口遷勸農副使兼同修國史侍御史如故改右司郎中奏請徙河南戍軍屯營城中者於十里外從之遷吏部侍郎除山東統軍都監徙置河南八猛安遷武勝節度使入爲吏部尚書改西南路招討使有司督本路猛安人戶所貸官粟阿魯罕乞俟豐年從之軍人有以甲葉貿易諸物天德推場及界外歲采銅礦或因私挾以兵鐵與之市易皆

一切禁絕之上番軍不許用親戚奴婢及傭僱者營塹損壞以時葺治不與所部猛安謀克會宴故兵民皆畏愛之上謂太尉守道曰阿魯罕及上京留守完顏烏里也皆起身胥吏阿魯罕爲人沈厚其賢過之改陝西路統軍使兼京兆尹陝西軍籍有闕舊例用子弟補充而材多不堪用阿魯罕於阿里喜旗鼓手內選補軍人以春牧馬經夏不收飼瘠弱多死阿魯罕命以時收秣之故死損者少仍奏秋督閱軍士騎射以嚴武備終南采漆者節其期限檢其出入以防姦細上謂宰相曰阿魯罕所至稱治陝西政績尤著用之雖遲亦可得數年力也召爲參知政事命修

天德陝西行事上稱善以疾乞致仕除北京留守卒
賈日記曰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傳曰疆場之事
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故守成邊圉之臣不可以不論焉
興祥平州盧龍人六世祖思溫遼燕京留守封天水郡
王父瑾遼靜江軍節度使興祥以父任閣門祇候謁告省
親于白霄會遼季土賊據郡作亂興祥携母及弟妹奔燕
京不能進乃自柳城涉砂磧夜視星斗而行僅達遼軍而
不知遼主所向遂還柳城及婁室獲遼主興祥乃歸國從
宗望伐宋爲六宅使天眷初興祥官同知宣徽院事母憂去
官熙宗素聞興祥孝行及英宗太子受冊以本官起復

視太子轉右宣徽使天德初改左宣徽使海陵嘗問興祥
欲使子弟爲官當自言興祥辭謝海陵善之賜以玉帶詔
曰汝官雖未至一品可佩此侍立爲濟南尹賜車馬金幣
金銀器皿改絳陽軍節度使召爲太子少保封廣平郡王
改封鉅鹿正隆初例奪王爵遷太子少傅封申國公起爲
定武軍節度使海陵伐宋興祥二子從軍世宗即位海陵
尚在淮南二子未得還興祥來見於平州世宗嘉其誠款
以爲秘書監復爲左宣徽使上曰尚食庖人猥多徒費廉
祿朕在藩邸時家務皆委執事者自即位以來事皆留心
俸祿出於百姓不可妄費庖人可約量損減近臣獻琵琶

世宗却之謂興祥曰朕憂勞天下未嘗以聲技爲心自今
勿復有獻宜悉諭朕意有司奏南北邊事未息恐財用未
給乞罷修神龍殿涼位工役上即日使興祥傳詔罷之久
之以其孫珣爲閣門祗候十五年上幸安州春水召興祥
赴萬春節上謁于良鄉賜銀五百兩感風眩賜醫藥未幾
卒官

石抹榮字昌祖七世祖仕遼封順國王遼主奔天德榮父
惕益挺身赴之是時榮方六歲母忽土持蒲携之流離道
路宗室神谷得之納爲次室榮就養於神谷家惕益旣見
遼主委以軍事軍敗被執將殺之金源郡王銀术可白彼

忠於所事殺之何以勸後遂釋之後從伐宋卒於軍中榮
年長事秦王宗翰居幕府天眷二年充護衛熙宗宴飲命
胙王元與榮角力榮勝之連什力士六七十人熙宗親飲之
酒賜以金幣遷宿直將軍天德初除開遠軍節度使入謝
不覺泣下海陵問其故對曰老母在神谷家違去膝下是
以感泣乃詔其母與之俱行仍賜錢萬貫改天德尹徙秦
寧軍再除延安東平尹海陵南征爲神果軍都總管留駐
泗州以邊通卒大定初還鎮東平與戶部尚書梁鈇按治
山東盜賊二年以本官充山東東西大名等路都統有疾
改太原尹徙益都尹丁母憂起復召爲簽書樞密院事北

京東京留守陝西路統軍使南京西京留守榮與河南尹
冀寧陝州防禦使石抹斡家奴皆坐高賈賣私物抑賈買
民物得罪斡家奴前為單州刺史廉察官行郡乃劫制民
使作虛譽用是得遷同知太原尹復多取民利及為陝州
尚書省奏其事法當解職削階上以斡家奴鼓虛聲以誑
朝廷不可恕特詔除名榮與妻至削兩階解職久之榮除
臨潢尹改臨洮尹卒年六十三

敬嗣暉字唐臣易州人登天眷二年進士第調懷安丞遷
弘政令補尚書省令史有才辯海陵為宰相愛之及篡立
擢起居注歷諫議大夫吏部侍郎左宣徽使貞元三年八

月尚食烹餅失宜庖官各杖二百嗣暉與同知宣徽院事
烏居仁各杖有差久之拜參知政事正隆六年伐宋留張
浩及嗣暉于南京治尚書省事世宗即位惡嗣暉巧佞御
史大夫完顏元宜劾奏蕭玉嗣暉許霖等六人不可用嗣
暉降通議大夫放歸田里嗣暉練習朝儀進止應對閑雅
由是起為丹州刺史戒諭之曰卿為正隆執政阿順取容
朕甚鄙之今當竭力奉職以洗前日之咎苟或不悛必罰
無赦夫幾丁母憂起復為左宣徽使世宗頗好道術謂嗣
暉曰尚食官母於禁中殺羊豕朔望上七日有司毋奏
名七年蒲察通除肇州防禦使上責其飾詐因顧嗣暉曰

如卿不可謂無才但純實不足耳久之有榜題名書于通
衢者稱海陵舊臣不得用者有怨望心將圖不軌上曰豈
有是哉謂嗣暉曰正隆時卿為執政今指卿以為怨望朕
極知其不然卿注明達能辨但頗自銜鈞衆人之譽所以
致此媒孽後當改之大定十年將有事南郊廷議嗣暉在
海陵時凡宗廟禘祫輒行太常事復拜參知政事詔以執
政冠服攝太常禮成薨
贊曰趙興祥石林榮自拔流離艱阨中而克有所樹立固
其識之過人亦其所遭際致然也迹世宗之却聲技減庖
及仁愛若是而其下孰不興起哉

列傳第二十九

列傳第三十

金史九十二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

都總裁

毛碩

李上達

曹望之

大懷貞

盧孝儉

盧庸

李偲

徒單克寧

本名冒輿

毛碩字仲權甘陵人宋末試弓馬子弟碩中選調高陽路安撫司准備差使尋辟河間尉再辟兵馬都監宗望軍至碩以本部迎降齊國建由淮東路第一副將擢知滑州劉麟伐宋克行營中軍統制軍馬天眷間歷汴京路山東

西路兵馬都監皇統元年權知拱州宋將張俊據亳州而柘城酒監房人傑叛以應俊碩發兵討之至柘城躬扣城門呼耆老以諭意縣人縛人傑以降碩徑入縣署召百姓慰安之衆皆感悅刻石紀其事四年真授拱州刺史元帥梁王宗弼承制超武義將軍改知曹州有書生投書于碩辭涉謗訕僚屬皆不能堪碩延之上座謝曰使碩常聞斯言庶乎寡過士論以故嘉之遷鄭州防禦使尋改通州天德二年充陝西路轉運使碩以陝右邊荒種藝不過麻粟蕎麥賦入甚薄市井交易惟川絹乾薑問費不通酒稅之入耗減請視汴京燕京例給交鈔通行而畢會德順道路

多險鹽引斤數太重請一引分作三四以從輕便朝廷皆從之秦州倉粟陳積而百姓有支移者止就本州折納其直公私便之改河東南路轉運使上言頃者定立商酒課不量土產厚薄戶口多寡及今昔物價之增耗一槩理責之故監官被繫失身破家折傭逃竄或爲姦吏盜有實錢而以賒券輸官故河東有積負至四百餘萬貫公私苦之請自今禁約酒官不得折准賒貸惟許收用實錢則官民俱便至今行之秩滿除南京路都轉運使大定六年致仕卒于家碩文雅好事性謹飭每見古人行事有益於時者常書置座右以爲莅官之戒云

李上達字達道曹州濟陰人在宋時以陰補官累東平府
司戶參軍撻懶取東平上達給軍須號辦治齊國建爲吏
部員外郎攝戶部事劉豫行什一之法樂歲輸多歉歲寡
取之蓋古人助法也收斂之時蓄積蓋藏民或不以實輸
官官亦不肯盡信於是告訐起而獄訟繁公私苦之上達
論其弊豫改定爲五等之制齊國廢以河南與宋人上達
隨地入宋宗弼復取河南上達爲同知大名尹按察陝西
河南是時關陝蒲解汝蔡民饑上達輒以便宜發倉粟賑
百姓累遷知山東西路轉運使上達到官再期比舊增三
十餘萬貫戶部以其法頒之鄰路上達長於吏事能治繁

劇猾吏不能欺所至一稱之卒官年六十一

曹望之字景蕭其先臨潢人遼季移家宣德天會間以秀
民子選充文直字學生年十四業成除西京教授爲元帥
府書令史補正令史轉行臺省令史錄教授資補修武校
尉除右司都事吏部侍郎田穀素薄望之望之願交不肯
納遂與蔡松年許霖構致黨獄改行臺吏部員外郎海陵
爲相嘗以書致其私望之不從天德元年調同知石州軍
州事坐事免丁母憂久之除絳陽軍節度副使入爲戶部
員外郎詔買牛萬頭給按出虎八猛安徙居南京者望之
主給之撤八反轉致甲仗八萬自洛州輸燕子城運米八

十萬斛由蔡水入淮饋伐宋諸軍期以一日望之如期集
事進本部郎中特賜進士及第大定初討窩斡望之主軍
食給與有節凡省糧三十萬石省剉草五十萬石帥府以
捷入告議者欲遂罷轉輸望之以爲元惡未誅不可弛備
既而大軍追討果賴以濟以勞進一階兼同修國史請於
大鹽澤設官榷鹽聽民以米貿易民成聚落可以固邊圉
其利無窮從之其後凡貯米二十餘萬石及東北路歲饑
賴以濟者不可勝數三年上曰自正隆兵興農桑失業猛
安謀克屯田多不如法詔遣戶部侍郎魏子平大興少尹
周知中都轉運事李滌禮部侍郎李愿工部郎中移刺道
戶部員外郎完顏兀古出監察御史夾谷阿里補及望之
分道勸農廉問職官臧否望之還言乞汰諸路胥吏可減
其半詔胥吏如故於是始禁用貼書云遷本部侍郎領慶
實繕修大內財用費用大省復以勞進階上召見諭勉之
望之家奴袁一言涉妖妄大興府鞫治望之恐使戶部令
史劉公輔問其事于大興少尹王金全具其事語公輔公
輔以語望之御史臺劾奏劉公輔言泄獄情上曰妖妄之
言交相傳說何也於是望之決杖一百王金杖八十劉公
輔杖一百五十除名頃之運河堙塞世宗出郊見之問其
故主者奏曰戶部不肯經畫歲久以致如此上責望之曰

有水運不濬治乃用陸運煩費民力罪在汝等其往治之
尚書省奏當用夫役數萬人上曰方春耕作不可勞民以
官籍監戶及摘東宮諸王人從充役若不足即以五百里
內軍大補之太宗實錄成監修國史紇石烈良弼賜金帶
一重綵二十端同修國史張景仁劉仲淵望之皆賜銀幣
有差望之嘆賞薄謂人曰栽花接木乃加爵命勤勞者不
遷官無何張景仁遷翰林學士望之又曰止與他人便遣
獨不及我哉世宗聞之出望之德州防禦使謂之曰汝爲
人能幹而心不忠實朕前往安州春水人言汝無事君之
義朕敕臣下有過即當諫爭汝但面從退則謗議此不忠

不孝也汝自五品起遷四品太宗皇帝實錄成優賜銀幣
不思盡心竭力惟官賞是覲今出汝於外宜改心條慮不
然則身亦莫保望之到德州有惠政百姓爲立生祠改同
知西京留守事上書論便宜事其一論山東河北猛安謀
克與百姓雜處民多失業陳蔡汝穎之間土廣人稀宜徙
百姓以實其處復數年之賦以安輯之百姓亡命及避役
軍中者閱實其人使還本貫或編近縣以爲客戶或留爲
佃戶者亦籍其姓名州縣與猛安事干涉者無相黨匿
幾軍民協和盜賊弭息其二論薦舉之法虛文無實宰相
拔擢及其所識不及其所不識內外官所舉亦輒不用或

指以為朋黨遂不敢復舉宜令宰執歲舉三品二人御史大夫以下內外官終秩舉二人自此以下以品殺為差終秩不舉者遇轉官勒不遷三品者削後任俸三月其舉者已改除吏部以類品第季而上之三品闕則於類第四品中補授四品五品以下視此為差其待以不次者宰執具才行功實以聞舉當不罪當如律廉介之士老於令幕無舉主者七考無賊私罪者准朝官三考勞叙吏部每季圖上外路職官姓名路為一圖大書賊汙者於其名下使知畏慎外任五品以上官改除今代之者具功過以聞年六十以上者終更赴調有司察其視聽精力老疾不堪登

務給以半祿罷遣其三論守邊將帥及沿邊州縣官漁剝軍民多興力役宜歲遣監察御史周行察之邊部有訟招討司無得輒遣白身人徵斷宜於省部有出身女直契丹人及縣令丞簿中擇廉能者因其風俗略定科條務為簡易徵斷羊馬入官籍數如邊部遇饑饉即以此賑給之招討及都監視事宜限邊部饋送駝馬招討司女直人戶或擷野菜以濟艱食而軍中舊籍馬死則一村均錢補買往徃鬻妻子賣耕牛以備之臣恐數年之後邊防困弊臨時賑濟費財十倍而無益早為之所則財用省而邊備實矣官給軍箭用盡則市以補之皆朽鈍不堪用可每歲給官

箭一分以補其闕邊民闕食給米地遠負重往往就倉
賣而去可計以支錢則公私兩便陝西正副宜如猛安
克用土人一負隊將亦宜參用土人久居其任增弓箭田
復其賦役以廉吏為提舉舉察總管府以下官農隙校閱
以嚴武備則太平之時有經略之制矣又論六鹽場用人
宜令戶部公議辟舉論漕運先計河倉見在幾何通州容
受幾何京師歲費幾何今近河州縣歲稅或六七萬石小
民有入資之費富室收轉輸之利宜計實數以科稅入論
民間私錢苦惡宜以官錢五百易私錢千期以一月易之
過期以銷錢法坐之論州府力役錢物戶部頒印署白簿

以俟審閱有長避不
者坐之論工部營
妨民生業諸路射糧軍約量入數者正藝期以三
息調民書奏多見采納以本
行六部事於北邊召拜
戶部尚書上數之曰汝前為侍郎以不忠外補頗能練習
錢穀故任以尚書之重宜改前非以圖新効也是時戶部
尚書高德基坐高估俸粟青陰世宗念望之各出納或德
德基也既出使人諭之曰勿以高德基下粟直要在乎估
而已十五年新宮成世宗幸新宮勅望之曰新宮中所須
毋取于民間也有良民夫婦皆身於東官留守完顏毅英
家期終而不遣尚書省下東京鞠治望之言毅英為留守

其同官必且阿徇不肯窮竟當移他州望之久習事有治
錢穀名性剛愎頗沾沾自露希覲執政而刑部尚書梁肅
自詳問宋國使還世宗嘗欲以為執政久而未用亦頗銜
權求進世宗謂左丞相紇石烈良弼曰曹望之梁肅急於
見知涉於躁進遂出梁肅為濟南尹數年乃召拜參知政
事而望之終於戶部尚書年五十六世宗惜其未及用賜
錢三千貫勅使致祭時銀五百兩重綵二十端絹二百匹
以其子淵為奉御澤為筆硯承奉其後尚輦局舉出身人
年六十餘可以臨事世宗曰豈為此輩惜官邪但此輩專
以盜取官錢為謀生計不可用也由是欲更改監臨格式
以問戶部尚書劉瑋瑋恐監管諉已不肯實對世宗因思
望之嘆曰不如望之之敢行也望之初不學及貴稍知讀
書遂刻苦自致有詩集三十卷

大懷貞字子正遼陽人皇統五年除閣門祗候三遷東上
閣門使丁母憂起復符寶郎累官右宣徽使正隆伐宋為
武勝軍都總管大定二年除洛州防禦使兼押軍萬戶改
沂州再遷彰國安武軍節度使縣尉獲盜得一旗上圖亢
宿詰之有謀叛狀株連幾萬人懷貞當以亂民之刑請誅
其首亂者十八人餘皆釋之嘗以私忌飯僧數人就中一
僧異常懷貞問曰汝何許人也對曰山西人復問曾為盜

殺人否對曰無之後三日詰盜果引此僧皆服其明宗改
與中尹錦州富民蕭鶴壽塗中殺人匿府少尹家有司捕
不得懷貞以計取之實於法改彰德軍節度使卒

盧孝儉宣德州人登天眷二年第調憲州軍事判官補尚
書省令史累官太原少尹大定二年陝西用兵尚書省發
本路稅粟赴平涼充軍實期其嚴迫孝儉輒易以金帛馳
至平涼用省而不失期并人稱之用廉進官二階遷同知
廣寧尹廣寧大饑民多流亡失業乃借僧粟留其一歲之
用使平其價市與貧民既以救民僧亦獲利累遷山東東
路轉運使孝儉素褊躁與同僚王公謹失歡其子嘗私用

官帑孝儉不知也既而改河北西路轉運使公謹乃發其
事孝儉聞被逮莫測所以行至章丘自縊死非其人風小
盧庸字子憲薊州豐潤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調唐州軍
事判官再調定平縣令庸治舊堰引涇水溉田民賴其利
補尚書省令史除南京轉運副使改中都戶籍判官察廉
遷禮部主事累官鳳翔治中太安三年徵陝西屯田軍衛
中都以庸簽三司事主兵食至潞州放還屯田軍庸改乾
州刺史入爲吏部郎中至寧元年改陝西按察副使夏人
犯邊庸繕治平涼城池積芻粟團結土兵爲備十一月夏
人掠鎮戎涇涇邠遂圍平涼庸矢盡寡人取夏兵射城上

箭以濟急用出府庫賞有功者人樂爲死平涼賴以完貞
祐二年庸移書陝西行省僕散端大槩謂慶陽平涼德順
陝西重地長安以西邠爲阨塞當重兵屯守詔賞平涼功
庸進官四階遷按察轉運使三年詔諸道按察司講究防
秋庸陳便宜曰自鄜延至積石雖多溝坂無長河大山爲
之屏蔽恃弓箭手以禦侮其人皆剛猛善鬪熟于地利夏
人畏之向者徙屯他所夏人卽時犯邊此近年深患也人
情樂土且耕且戰緩急將自奮又曰防秋之際宜先清野
又曰掌軍之官不宜臨時易代兵家所忌將非其人屢代
何益無何有言庸老不勝任者卽罷之未幾改定海軍節
度使山東亂不能赴按察司劾之當奪兩官審理官直之
庸以病請求醫藥遂致仕興定三年卒

李偲字子友定州安喜人中天眷二年進士調遼山簿累
官戶部主事丁母憂起復舊職除同知河東南路轉運使
事大定初改同知中都路都轉運使事僕散忠義行省事
於汴京奏偲慕府世宗曰李偲方治京畿漕事行省可他
選也三年權知登聞檢院再遷戶部侍郎上曰戶部財用
出入朕難其人卿非舊勞資叙尙淺勿以秩滿例升三品
因循歲月若不自勉必不汝貸偲每朝會與高德基屏人
私語上聞而怪之問右丞石琚曰李偲果何如人琚曰亦

事吏耳改同知北京留守沂州防禦使沂南邊郡戶部
借民閑田種禾取藁秸備警急用度偲曰如此則農民
失業具奏止之轉運司牒郡輸粟胸山調急夫數萬人
時久雨泥濘輓運不能前進偲遣吏往胸山刺取其官廩
見儲糧數可支半歲卽具其事牒運司請緩期毋自困百
姓先是郡縣街陌間聽民作廩舍取其橐直至是罷收橐
直廩舍一切撤毀他郡奉承號令督百姓必盡撤去使街
陌繩齊矢棘如初時然後止偲獨教民撤治前却不齊一
者三五所使巷道端正卽已民便之改陝西西路轉運使卒
贊曰毛碩李上達曹望之李偲之流皆金之能吏也望之

怪悻然以求大用君子無取焉

徒單克寧本名習顯其先金源縣人徙居比古土之地後
徙置猛安于山東遂占籍萊州父況者官至汾陽軍節度
使克寧資質渾厚寡言笑善騎射有勇略通女直契丹字
左丞相希尹克寧母舅熙宗問希尹表戚中誰可侍衛者
希尹奏曰習顯可用以爲符寶祗候是時悼后干政后弟
襄滿忽上侮克寧克寧毆之明日忽上以告悼后后曰習
顯剛直必汝之過也已而充護衛轉符寶卽遷侍衛親軍
馬步軍都指揮使改忠順軍節度使克寧娶宗幹女嘉祥
縣主同母兄蒲甲判太宗正事海陵心忌之出爲西京留

守構致其罪誅之因降克寧知滕陽軍歷宿州防魯使明
里改路節度使烏懶路兵馬都總管太定初詔克寧以本
路兵會東京遷左翼都統詔與廣寧尹僕散渾坦同知廣
寧尹完顏巖雅肇州防禦使唐括烏也從右副元帥完顏
謀衍討契丹窩斡趨濟州謀衍用契丹降吏紘者計策襲
賊輜重克寧與紘石烈志寧為殿與賊遇于長樂謀衍使
伏兵于左翼之側賊二萬餘躡吾後又以騎四百餘突出
左翼伏兵之間欲繞出陣後攻我克寧與善射二十餘人
拒之衆曰賊衆我寡不若與伏兵合擊或與大軍相依可
取萬全克寧曰不可若賊出陣後則前後夾擊我敗矣大
軍不可俟也於是奮擊賊乃却左翼萬戶襄與大軍合擊
之賊遂敗追奔十餘里二年四月一日也越九日復追及
賊于霧霖河左翼軍先與賊戰克寧以騎二千追掩十五
里賊迫澗不得亟渡殺傷甚衆賊收軍返施大軍尚未至
克寧令軍士下馬射賊賊遂引而南是時窩斡已再北元
帥謀衍利鹵掠駐師白樂世宗訝其持久遣問之謀衍曰
賊騎壯我騎弱此少駐所以完養馬力也不然非益萬騎
不可勝克寧奮然而言曰吾馬固不少但帥不得人耳其
意常利虜掠賊至則引避賊去則緩隨之故賊常得善牧
而我常拾其踪踐之餘此吾馬所以弱也今誠能更置良

帥雖不益兵可以有功不然騎雖十倍未見其利也朝廷知其議召還謀行以平章政事僕散忠義兼都元帥師將發賊聲言乞降克寧曰賊初困蹙且無降意所以揚言者是欲緩吾師期也不若攻其未備賊若挫衄則其降必速如其不降乘其怠而急擊之可一戰而定也忠義以為然乃與克寧出中路遂敗賊兵于羅不魯之地賊奔七渡河賚險為柵克寧覘知賊柵之背其勢可上乃潛師夜登俯射之大軍自下攻賊潰皆遁去契丹平克寧除太原尹未閱月宋吳璘侵陝右元帥左都監徒單合喜乞益兵遣克寧佩金牌駐軍平涼詔合喜曰朕遣克寧參議軍事此其智勇足敵萬人不必益軍也克寧至下令安輯未幾民皆完聚治兵伐宋右丞相僕散忠義駐南京節制諸軍左副元帥紇石烈志寧經略邊事克寧改益都尹兼山東路兵馬都總管行軍都統四年元帥府欲遣左都監璋以兵四千由水路進詔曰可付都統徒單習顯仍益兵二千擇良將副之璋可經略山東於是克寧出軍楚泗之間與宋將魏勝相拒于楚州之十八里口魏勝取弊舟鑿其底貫以大木列植水中別以船載巨石貫以鐵鑊沉之水底以塞十八里口及淮渡舟路以步兵四萬人屯於淮渡南岸運河之間克寧使斜卯和尚選善游者沒水繫大繩植木止

數百人於岸上引繩曳一植木皆拔出之徹去沉船進至淮口宋兵來拒隔水矢石俱發斜卯和尚以竹編籬捍矢石復拔去植木沉船師遂入淮與宋兵奪渡口合戰數四猛安長壽先行薄岸水淺先率勁卒數人涉水登岸敗其津口兵五百人餘衆皆濟宋兵四百餘自清河口來鎮國上將軍蒲察阿剌合憐以步兵百人禦之克寧自與扎也銀术可五騎先行六七里與戰銀术可先登奮擊敗之宋大兵整陣來拒克寧麾兵前戰自旦至午宋兵敗踰運河爲陣餘衆數千皆走入營中克寧使以火箭射其營舍盡焚踰河撤橋與其大軍相會南水射之宋兵不能爲陣往

安鈔兀以六十騎擊宋騎兵千餘不利少却克寧以猛安賽刺九十騎橫擊之宋兵大敗追至楚州射殺魏勝遂取楚州及淮陰縣是役也賽刺功居多是時宋屢遣使請和僕散忠義紇石列志寧約以世爲叔姪國割還海泗唐鄧四州宋人尚遷延有請及克寧取楚州宋人乃大懼一一如約兵罷改大名尹歷河間東平尹召爲都點檢十一年從丞相志寧北伐還師十一月皇太子生日世宗置酒東宮賜克寧金帶明年遷樞密副使兼知大興府事改太子太保樞密副使如故拜平章政事封密國公克寧女嫁爲潘王永成妃得罪克寧不悅求致仕不許罷爲東京留守

明年上將復相克寧改南京留守兼河南統軍使遣使者諭之曰統軍使未嘗以留守兼之此朕意也可過京師入見克寧至京師復拜平章政事授世襲不扎土河猛安兼親管謀克世宗欲以制書親授克寧主者不知上意及克寧已受制上謂克寧曰此制朕欲親授與卿誤授之於外也又曰朕欲盡徙卿宗族在山東者居之近地卿族多官田少無以盡給之乃選其最親者徙之十九年拜右丞相徙封譚國公克寧辭曰臣無功不明國家大事更內外重任當自愧乞歸田里以盡餘年上曰朕念衆人之功無出卿右者卿慎言得大臣體毋復多讓克寧出朝上使徒單

懷忠諭之曰凡人醉時醒時處事不同卿今日親賓慶會可一飲過今日可勿飲也克寧頓首謝曰陛下念臣及此臣之福也克寧爲相持正守大體至於簿書期會不屑屑然也世宗嘗曰習顯在樞密未嘗有過舉謂克寧曰宰相之職進賢爲上克寧謝曰臣愚幸得備位宰輔但不能明於知人以此爲恨耳二十一年左丞相守道爲尚書令克寧於左丞相徙封定國公懇求致仕上曰汝立功立事迺登相位朝廷是賴年雖及未可去也後三日與守道奏事俱跪而請曰臣等齒髮皆衰幸陛下賜以餘年上曰上相坐而論道不惟其官惟其人豈可屢改易之邪頃之克寧

改樞密使而難其代復以守道爲左丞相虛尚書令位者
數年其重如此未幾以司徒兼樞密使二十二年詔賜今
名二十三年克寧復以年老爲請上曰卿昔在政府勤勞
夙夜除卿樞密使亦可以優逸矣朕念舊臣無幾人萬一
邊隅有警選將帥授方略山川險要兵道軍謀舍卿誰可
與共者勉爲朕留克寧乃不敢復言二十四年世宗幸上
京皇太子守國詔左丞相守道與克寧俱留中都輔太子
上謂克寧曰朕巡省之後萬一有事卿必躬親之母忽細
微圖難於其易可也二十五年左丞相守道賜宴北都詔
克寧行左丞相事是時世宗自上京還次天平山清暑皇
太子薨於京師諸王妃主入宮弔哭奴婢從入者多頗喧
雜不嚴克寧遣出之身護宮門嚴飭殿廷宮門禁衛如法
然後聽宗室外戚入臨從者有數謂東宮官屬曰主上巡
幸未還宮闕太子不幸至于大故汝等此時能以死報國
乎吾亦不敢愛吾生也辭色俱厲聞者肅然敬憚章宗時
爲金源郡王哀毀過甚克寧諫曰哭泣常禮也郡王身居
冢嗣豈以常禮而忘宗社之重乎召太子侍讀完顏匡曰
爾侍太子日久親臣也郡王哀毀過甚爾當固諫謹視郡
王勿去左右世宗在太平山皇太子訃至哀慟者屢矣聞
克寧嚴飭官衛謹護皇孫嘉其忠誠而愈重之九月世宗

還京師十一月克寧表請立金源郡王為皇太孫以係天下之望其略曰今宣孝皇太子陵寢已畢東宮虛位此社稷安危之事陛下明聖超越前古寧不察此事貴果斷不可緩也緩之則起覬覦之心來讒佞之言讒佞之言起雖欲無疑得乎茲事深可畏大可慎而不畏不慎豈惟儲位久虛而骨肉之禍自此始矣臣愚不避危身之罪伏願皇太嫡孫金源郡王為皇太孫以釋天下之惑塞覬覦之端絕構禍之萌則宗廟獲安臣民蒙福臣備位宰相不敢不盡言惟陛下裁察踰月有詔起復皇孫金源郡王判大興尹封原王世宗諸子中趙王永中最長其母張玄微女玄

徵子汝弼為尚書左丞二十六年世宗出汝弼為廣平尹於是左丞相守道致仕遂以克寧為太尉兼左丞相原王為右丞相因使克寧輔導之原王為丞相方四日世宗問之曰汝治事幾日矣對曰四日京尹與省事同乎對曰不同上笑曰京尹浩穰尚書省總大體所以不同也數日復謂原王曰宮中有四方地圖汝可觀之知遠近阨塞也世宗與宰相論錢幣上曰中外皆患錢少今京師積錢止五百萬貫除屯兵路分其他郡縣錢可運至京師克寧曰郡縣錢盡入京師民間錢益少矣若起運其半其半變折輕齎度幾錢貨流布也上嘉納之章宗雖封原王為丞相克

寧猶以未正太孫之位屢請於世宗世宗嘆曰克寧社稷之臣也十一月戊午宰相入見于香閣既退原王已出克寧率宰臣屏左右奏立太孫世宗許之庚申詔立原王右丞相為皇太孫明日徒單公弼尚息國公主納幣賜六品以上宴于慶和殿上謂諸王大臣曰太尉忠實明達漢之周勃也稱嘆再三克寧進酒上舉觴為之醕有詔給太尉假三日明年正月復求解機務上曰卿遽求去邪豈朕用卿有未盡乎或因喜怒用刑當乎其他宰相未有能如卿者宜勉留以輔朕卿若思念鄉土可以一往不必謝政事三月一日朕之生辰卿不必到從容至暑月還京師相見

四月克寧還朝入見上上問曰卿往鄉中百姓皆安業否克寧曰生業頗安然初起移至彼未能滋殖耳未幾以丞相監修國史上問史事奏曰臣聞古者人君不觀史願陛下勿觀上曰朕豈欲觀此深知史事不詳故問之耳初瀘溝河決久不能塞加封安平侯久之水復故道上曰鬼神雖不可窺測即獲感應如此克寧奏曰神之所佑者正也人事乖則弗享矣報應之來皆由人事上曰卿言是也世宗頗信神仙浮圖之事故克寧及之宋前主殂宋主遣使進遺留物上恠其禮物薄克寧曰此非常貢責之近於好利上曰卿言是也乃以其玉器五事玻璃器大小二十事

及茶器刀劍等還之二十八年十一月癸丑上幸克寧第
初上欲以甲第賜克寧克寧固辭乃賜錢因其舊居宏大
之畢工上臨幸賜金器錦繡重綵克寧亦有獻上飲懽甚
解御衣以衣之詔書克寧像藏內府十二月乙亥世宗不
豫甲申克寧率宰執入問起居上曰朕疾殆矣謂克寧曰
皇太孫年雖弱冠生而明達卿等竭力輔之又曰尚書省
政務權聽於皇太孫克寧奏曰陛下幸上京時宣孝太子
守國許除六品以下官今可權行也上曰五品以下亦何
不可乙酉詔皇太孫攝行政事注授五品以下官詔太孫
與諸王大臣俱宿禁中克寧奏曰皇太孫與諸王宜別嫌
疑正名分宿止同處禮有未安詔太孫居慶和殿東廡丙
戌詔克寧以太尉兼尚書令封延安郡王平章政事襄為
右丞相右丞張汝霖為平章政事戊子詔克寧襄汝霖宿
於內殿二十九年正月癸巳世宗崩于福安殿是日克寧
等宣遺詔立皇太孫為皇帝是為章宗徙封為東平郡王
詔克寧朝朔望朝日設坐殿上克寧固辭詔近臣勉諭克
寧涕泣謝曰憐憫老臣幸免常朝豈敢當坐禮其後每朝
必為克寧設坐克寧侍立益敬即位詔文凡除名開落官
吏並量材錄用張汝霖奏直盜枉法不可恕克寧曰陛下
初即位行非常之典賦吏誤沾恩宥其害小國之大信不

可失也章宗深然之無何進拜太傅兼尚書令賜尚衣玉帶乞致仕不許詔譯諸葛孔明傳賜之詔尚書省曰太傅手高旬休外四日一居休大事錄之細事不須親也賜金五百兩銀五千兩錢千萬重綵二百端絹二千匹尚書省奏猛安謀克願試進士者聽之上曰其應襲猛安謀克者學於大學可乎克寧曰承平日久今之猛安謀克其材武已不及前輩萬一有警使誰禦之習辭藝志武備於國弗便上曰太傅言是也章宗初即位頗好辭章而疆場方有事故克寧言及之明昌二年克寧屬疾章宗往視之克寧頓首謝曰臣無似嘗蒙先帝任使陛下即位屬以上相今

臣老病將先犬馬填溝壑無以輔明主綏四方陛下念臣驚怯親枉車駕臨幸死有餘罪矣是日即榻前拜太師封淄王加賜甚厚是歲二月薨遺表其大槩言人君往往重君子而反踈之輕小人而終昵之願陛下慎終如始安不忘危而言不及私詔有司護喪事歸葬于萊州謚曰忠烈明昌五年配享世宗廟廷圖像衍慶宮大安元年改配享章宗廟廷

贊曰徒單克寧可謂大臣矣功高而身愈下位盛而心愈勞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貴故曰忠信匪懈不施其功履盛滿而不忘德之上

也孜孜勉勉恪守職業不居不可成不事不可行人主知之次也諫期必行言期必聽為其事必有其功者又其次也

列傳第二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金史九十三

元關府儀同三司止桂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

都總裁臣脫脫修

顯宗諸子

宗

環 從彝

從憲

玠

章宗諸子

洪裕

洪靖

洪熙

洪衍

洪輝

洪鄰

衛紹王子

從恪

宣宗王子

莊獻太子

玄齡

守純

獨吉思忠

承裕

僕散揆

抹撚史挖搭

宗浩

顯宗孝懿皇后生章宗昭聖皇后生宣宗諸姬田氏生鄆

王琮瀛王瓌霍王從彝劉氏生瀛王從憲王氏生溫王玠

鄆王琮本名承慶母田氏其後封裕陵克華琮儀觀豐偉

機警清辯性寬厚好學世宗選進士之有名行者納坦謀

嘉教之女直小字及漢字皆通習及長輕財好施無愠色

善吟詠不喜聞人過至于騎射繪塑之藝皆造精妙大定

十八年封道國公二十六年加崇進章宗即位遷開府儀

同三司封鄆王明昌元年授婆速路獲火羅合打世襲猛

安留京師五年薨上輟朝親臨奠于殯所謚曰莊靖改莊

惠

瀛王瓌本名桓篤鄆王琮之同母弟也重厚寡言內行修

飭工詩精于騎射書藝女直大小字大定二十二年封崇

國公二十六年加崇進章宗即位遷開府儀同三司封瀛

王明昌三年薨勅葬事所須皆從官給命工部侍郎胥持

國等典喪事比葬帝三臨奠哭之慟謚曰文敬其後帝謂

輔臣曰王性忠孝兄弟中最為善人故朕嘗令在左右温
王雖幼亦佳不二旬俱逝良可哀悼

霍王從彝本名阿憐母田氏早卒温妃石抹氏養為已子
大定二十五年封宿國公加崇進二十六年賜名瓚章宗

即位封沂王明昌元年諭旨有司曰豐鄆瀛沂四王府各
賜奴婢七百人四年詔追封故魯王永功為趙王以從彝

為趙王後承安元年為兵部尚書改封蔡四年除祕書監
泰和五年賜今名八年封霍貞祐二年薨

瀛王從憲本名吾里不母劉氏後封裕陵茂儀大定二十
六年賜名琦章宗即位加開府儀同三司封壽王承安元

年以郊祀恩進封英四年改封瀛泰和五年更賜今名六
年授祕書監八年薨從憲風儀秀峙性寬厚善騎射待府

僚以禮秩滿去者皆有贐帝尤愛重初以病聞即臨問之
賜錢五百萬還宮詔府僚上其疾增損狀仍勅門司夜一

鼓即奏比五更重言之及薨上哭之慟為輟朝臨奠者再
諭旨判大睦親府事死王永升曰瀛王家事叔宜規書聞

其二姬方孕若生子即以付之以右宣徽使移刺都護其
喪葬斂以內庫之服其餘所須亦從官給謚曰敦懿

温王玠本名謀良虎母王氏後封裕陵妣儀玠幼穎秀性
温厚好學大定二十九年章宗即位加開府儀同三司封

溫王明昌三年薨年十一訃聞上為輟朝親臨奠哭之蓋曰悼敏

章宗欽懷皇后生絳王洪裕資明夫人林氏生荆王洪靖諸姬生榮王洪熙英王洪衍壽王洪輝元妃李氏生葛王忒隣

洪裕大定二十六年生是時顯宗薨逾年世宗深感及聞皇曾孫生喜甚滿三月宴于慶和殿賜曾孫金鼎金香合重綵二十端骨覩犀吐鶻玉山子兔兒垂頭一副名馬二匹章宗進玉雙駝鎮紙玉琵琶撥玉鳳鈎骨覩犀具佩刀衣服一襲世宗御酒歌歡乙夜乃罷二十八年一月丙寅

明昌三年追封絳王賜名

洪靖本名阿虎懶明昌三年生而警秀上所鍾愛四年

薨承安四年追封荆王賜名加開府儀同三司

洪熙本名訛魯不明昌三年生未彌月薨承安四年追封

榮王賜名加開府儀同三司

洪衍本名撒改明昌四年生未幾薨承安四年追封英王

賜名加開府儀同三司

洪輝本名訛論承安二年五月生彌月封壽王閏六月壬

午病急風募能醫者加宣武將軍賜錢五百萬甲申疾愈

印無量壽經一萬卷報謝衍慶宮作普天大醮七日無奏

刑名仍禁屠宰十月丁亥薨備禮葬

晉天大顯十日無

忒隣泰和二年八月生上父無皇嗣祈禱于郊廟衍慶宮
亳州太清宮至是喜其滿月將加封三等國號無愜上意
者念世宗在位最久年最高初封葛王遂封為葛王十二
月癸酉生滿百日放僧道度牒三千道設醮玄真觀宴于
慶和殿百官用天壽節禮儀進酒稱賀三品以上進禮物
泰和三年薨

衛紹王六子大定二十六年賜名猛安曰瑄按出曰瑄按
辰曰皞泰和七年詔按辰出繼鄭王永蹈後詔曰朕追惟
鄭邸誤蹈非彝蓋委原野多歷歲年怛然軫懷有不能已

乃詔追復王爵備禮改葬今稽式古典命汝為鄭王後守
其祭祀大安元年封子六人為王從恪胙王有任王鞏王
餘弗傳是歲從恪為左丞相二年八月立從恪為皇太子
至寧末胡沙虎殺衛王從恪兄弟皆廢居中都貞祐二年
徙鄭州四年徙居南京天興元年崔立以從恪為梁王亦
京破死焉

贊曰章宗晚年繼嗣不立遂屬意衛紹王衛紹紹歷年不永
諸子凡禁錮二十餘年錮厲王諸子禁錮四十餘年長女
鰥男皆不得婚嫁天興初方弛其禁金亡祚後可知矣
莊獻太子名守忠宣宗長子也其母未詳說在王后傳胡

沙虎既廢衛王時上未至即迎守忠入居東宮貞祐元年
閏九月甲申立為皇太子詔曰朕以眇躬嗣服景命念祖
宗之遺統方夙夜以靡遑將上以承九廟之靈而下以係
多方之望皇太子守忠性秉溫良地居長嫡以次第言之
則宜升儲嗣以典禮質之則足愜群情其立為皇太子十
月己未以鎮國上將軍太子少保阿魯罕為太子少師庚
申上遣諭曰朕宮中每事裁減汝亦宜知時難斟酌樽節
也只謂曰時方多艱每事當從貶損吾已放宮人百餘矣
東宮無用者亦宜出之汝讀書人必能知此也二年四月
宣宗遷汴留守中京七月召至汴三年正月薨上臨奠殯

所凡四次四月葬迎朔門外五里謚莊獻五月立其子
為皇太孫始二歲十二月薨四年正月賜謚冲懷太孫

玄齡或曰莊獻太子母弟早卒未封爵或曰麗妃史氏所

生

荆王守純本名盤都宣宗第二子也母曰真妃龐氏貞祐

元年封濮王二年為殿前都點檢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

權都元帥上諭帥府曰濮王年幼公事殊未諳卿等母以

朕子故不相規戒凡見將校令謙和接遇可也三年為樞

密使四年拜平章政事興定元年授世襲東平府路三屯

猛安三年以知管差除令史梁瓛誤書轉運副使張正倫

宣命奏乞治罪上曰令史有犯宰臣自當治之何必關朕
耶是年三月進封英王時監察御史程震言其不法宣宗
切責杖司馬及大奴尤不法者數人四年九月守純欲發
丞相高琪罪密召知案蒲鮮石魯刺令史蒲察胡魯身外
郎王阿里謀之且屬令勿泄而石魯刺胡魯輒以告都事
僕散奴失不忽失不白高琪及高琪伏誅守純劾三人者
泄密事奴失不處死除名石魯刺胡魯各杖七十勒停元
光二年三月壬子上戒諭守純曰始吾以汝為相者庶幾
相輔不至為人譏病耳汝乃惟飲酒耽樂公事漫不加省
何耶吾常聞人言已過雖自省無之亦未敢容易去懷也

又曰吾所以責汝者但以崇飲不事事之故汝勿過慮遂
至奪權今諸相皆老臣每事與之商略使無貽物議足矣
是年十二月庚寅宣宗病喉痺危篤將夕守純趣入侍哀
宗後至東華門已閉聞守純在宮分遣樞密院官及東宮
親衛軍總領移刺蒲阿集軍二萬餘屯東華門外部署定
扣門求見都點檢駙馬都尉徒單合住奏中官得旨領符
鑰開門哀宗入宰相把胡魯已遣人止丞相高汝礪不聽
入宮以護衛四人監守純於近侍局是夕宣宗崩明日哀
宗即位正大元年正月進封荆王罷平章政事判睦親府
封真妃龐氏為荆國太妃三月或告守純謀不軌下獄推

問慈聖宮皇太后有言於帝由是獲免語在皇后傳守純
三子長曰訛可封肅國公天興元年二月進封曹王出資
於軍前次曰某封戴王次曰字德封鞏王天興初守純府
第產肉芝一株高五寸許色紅鮮可愛既而枝葉津流濡
地成血臭不可聞剷去復生者再夜則房榻間群狐號鳴
秉燭逐捕則失所在未幾訛可出質哀宗遷歸德明年正
月崔立亂四月癸巳守純及諸宗室皆死青城自及東宮
贊曰詩云大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信
哉守忠立為太子未幾而薨其子鏗立又薨哀宗復之嗣
豈非天平正大間國勢日蹙本支殆盡哀宗尚且踈忌骨

肉非明車之賢荆于幾不能免豈宗子維城之道哉

獨吉思忠本名千家奴明昌六年為行省都事累遷同簽
樞密院事承安三年除興平軍節度使改西北路招討使
初大定間修築西北屯戍西自坦舌東至胡烈么幾六百
里中間堡障工役促迫雖有墻隍無女墻副堤思忠增繕
用工七十五萬止用屯戍軍卒役不及民上嘉其勞賜詔
獎諭曰直乾之維搃邊之要正資守備以靖翰藩垣壘弗
完營屯未固卿督茲事役唯用戍兵民不知勞時非淹久
已臻休畢仍底工堅賴爾忠勤辦茲心畫有嘉乃力式副
予懷賜銀五百兩重幣十端入為簽樞密院事轉吏部尚

書拜參知政事泰和五年宋渝盟有端平章政事僕散揆
宣撫河南揆奏宋人懦弱韓侂胄用事請遣使詰問上召
大臣議左丞相崇浩曰宋久敗之國必不敢動思忠曰宋
雖羈兩江表未嘗一日忘中國但力不足耳其後果如思
忠策六年四月上召大臣議伐宋事大臣猶言無足慮者
或曰鼠竊狗盜非用兵也思忠執前議曰不早爲之所彼
將誤也上深然之七年正月元帥左監雷紇石烈執中圍
楚州久不能下宰臣奏請命大臣節制其軍及益兵攻之
思忠請行上曰以執政將兵攻一小州克之亦不武乃用
唐宰相宣慰諸軍故事以思忠充淮南宣慰使持空名宣

勅賞立功者詔大臣宿于祕書監各具奏牋以聞明日詔
百官集議于廣仁殿問對者久之既而宋人來請和議遂
寢頃之進拜尚書右丞大安初拜平章政事三年與參知
政事承裕將兵屯邊方繕完烏沙堡思忠等不設備大元
前兵奄至取烏月營思忠不能守乃退兵思忠坐解職衛
紹王命參知政事承裕行省既而敗績于會河堡云
承裕本名胡沙頗讀孫吳書以宗室子充符寶祗候除中
都左警巡副使通括戶籍百姓稱其平遷殿中侍御史改
右警巡使彰德軍節度副使刑部員外郎轉本部郎中歷
會州惠州刺史遷同知臨潢府事改東北路招討副使以

病免起為西南招討副使泰和六年伐宋遷陝西路統軍副使俄改通遠軍節度使陝西兵馬都統副使與秦州防禦使完顏璘屯成紀界宋吳曦兵五萬由保岔姑蘇等谷襲秦州承裕璘以騎兵千餘人擊走之追奔四十里凡六戰宋兵大敗斬首四千餘級詔承裕曰昔乃祖乃父戮力戎旅汝年尚少善於其職故命汝與完顏璘同行出界者汝自言得兵三萬足以辦事今以石抹仲溫木虎高琪及青宜可與汝軍相合計可六萬斯亦足以辦矣仲溫高琪兵道險阻汝兵道甚易也自秦州至仙人關纔四百里耳從長計畫以副朕意詔完顏璘曰汝向在北邊以幹勇見

稱頃以過失逮問有司近知與宋人奮戰故特赦免仍充副統如能佐承裕立功業朕於官賞豈復吝惜聞汝臨事頗黠若復自速罪且不赦汝矣宋吳曦使其將馮興楊雄李珪以步騎八千入赤谷承裕璘及河州防禦使蒲察秉鉉逆擊破之宋步兵保西山騎兵走赤谷承裕遣部將唐括按答海率騎二百馳擊宋步兵甲士蒙括挺身先入乘之宋步兵大潰追奔至皂郊城斬二千餘級猛安把添奴追宋騎兵殺千餘人斬楊雄李珪于陣馮興僅以身免承裕進兵克成州八年罷兵遷河南東路統軍使兼知歸德府事俄改知臨潢府事賜金帶重幣十端銀百五十兩大

安初召爲御史中丞三年拜參知政事與平章政事獨吉
思忠行省戍邊烏沙堡之役不爲備失利朝廷獨坐思忠
詔承裕主兵事八月大元大兵至野狐嶺承裕喪氣不敢
拒戰退至宣平縣中土豪請以上兵爲前鋒以行省兵爲
聲援承裕畏怯不敢用但問此去宣德間道而已土豪唾
之曰溪澗曲折我輩諳知之行省不知用地利力戰但謀
走耳今敗矣其夜承裕率兵南行大元兵踵擊之明日至
會河川承裕兵大潰承裕僅脫身走入宣德大元游兵入
居庸關中都戒嚴識者謂金之亡決於是役衛紹王猶薄
其罪除名而已崇慶元年起爲陝西安撫使至寧元年遷
元帥右監軍兼咸平府路兵馬都總管與契丹留可戰敗
績改同判大睦親府事遼東宣撫使貞祐初改臨海軍節
度使卒

贊曰曹劌有言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夫兵以氣爲主
會河堡之役獨吉思忠承裕沮喪不可復振金之亡國兆
於此焉

僕散揆本名臨喜其先上京人左丞相兼都元帥沂國武
莊公忠義之子也少以世胄選爲近侍奉御大定十五年
尚韓國大長公主權器物局副使特授臨潢府路赫沙阿
世襲猛安歷近侍局副使尚衣局使拱衛直副都指揮使

爲殿前左衛將軍寵職世宗諭之曰以汝宣獻皇后之親
故今尚主置之宿衛謂當以忠孝自勵日者乃與外人竊
議汝腹中事朕不能測其罷歸田里尋起爲灤州刺史改
蠡州入爲兵部侍郎大理卿刑部尚書章宗即位出爲泰
定軍節度使改知臨洮府事以政蹟聞升河南路統軍使
陝西提刑司舉揆剛直明斷獄無冤滯禁戢家人百姓莫
識其面積石池二州舊寇皆遁商旅得通於是進官一階
仍詔褒諭明昌四年鄭王永蹈謀逆事覺揆坐嘗私品藻
諸王獨稱永蹈性善靜好事乃免死除名未幾復五品階
起爲同知崇義軍節度使事以戰功遷西北路副招討進

官七階賜金馬盃一銀二百兩重綵一十端復以戰功升
西南路招討使兼天德軍節度使賜金五十兩重綵一十
端復出禦邊嘗轉戰出塞七百里至赤胡覩地而還優詔
褒諭遷一官仍許其子安貞尚刑國長公主且許揆入謝
禮成歸鎮會韓國大長公主薨揆來赴上諭之曰北邊之
事非卿不能辦乃賜戰馬二即日遣還揆以徵築壘穿塹
連亘九百里營柵相望烽候相應人得恣田牧北邊遂寧
復以手詔褒諭且欲大用以知興中府事紇石烈子仁代
之勅盡以方略授子仁旣入拜參知政事改授中都路胡
土愛害蠻世襲猛安進拜尚書右丞尋出經略邊事還拜

平章政事封濟國公泰和五年宋人渝盟以揆爲宣撫河
南軍民使上諭之曰朕即位以來任宰相未有如卿之久
者若非君臣道合一體同心何以及此先丞相亦嘗總師
南邊効力先朝今復委卿諒無過舉朕非好大喜功務要
寧靜內外宋人屈服無復可議若恬不改可整兵渡淮掃
蕩江左以繼爾先公之功即以尚廐名馬玉束帶內府重
綵及御藥賜之揆至汴蒐練將士軍聲大振會天壽節持
遣其子安貞賜宴且命持白玉杯以飲揆及上秋獵所親
獲鹿尾舌爲賜宋人服罪即罷宣撫使召揆還六年春宋
人復數路來侵取泗州取靈壁南壽春命揆爲右副元帥

以討之揆至軍前集諸將校告以朝廷用
士禦敵復取臨淮蘄縣而符離壽春之圍亦解夫敵屢敗
劔悉遁出境上即遣提點近侍局烏古論慶壽持手詔勞
問征討事宜仍賜玉具劔一玉荷蓮盃一
綵一十端尋復以詔褒諭賜玉鞍勒馬二
府重綵御藥以旌其功宋人旣敗退上欲
關戒以師期宴于慶和殿親諭之曰朕以
疆場命卿措畫曾未期月諸處累報大捷
賊鋒皆卿之力朕不能忘是日寵錫甚厚
壽爲奉御乃密授以成算俾還軍十一月
揆總大軍南伐

分兵為九路進揆以行省兵三萬出穎盡
于水南揆密遣人測淮水惟八疊灘可涉
兵下蔡聲言欲渡宋帥何汝礪姚公佐悉
備揆乃遣右翼都統完顏賽不先鋒都統
八疊駐南岸揆麾大軍直壓其陣敵不虞
自相蹂踐死于水者不可勝計進奪穎口
合肥取滁州盡獲其軍實上遣使諭之曰
已奪穎口偏師又下安豐斬馘之數各以
奏捷棗陽光化既為我有樊城鄧城亦自
闔歸順山東之衆久圍楚州隴右之師
剋期出界卿提

至淮宋人旅拒

即遣與屯驤揚

銳師屯花營以

納蘭邦烈潛渡

我卒至皆潰走

下安豐軍遂攻

前得卿奏先鋒

禹計近又西帥

潰散又聞隨州

剋期出界卿提

大兵攻合肥趙擴聞之料已破膽失其神
和為上昔嘗畫三事付卿以今事勢計之
時矣淮南既為我有際江為界理所宜然
稱臣歲增貢幣縛送賊魁還所俘掠一如
卿宜廣為渡江之勢使彼有必死之憂從
僅得餘息偷生豈敢復萌他慮卿於此時
安集除其虐政橫賦以良吏撫字疲民以
雖未係趙擴之頸而朕前所畫三事上功
時已嘗議定今復諄諄者欲決卿成功爾
勉之既而宋帥丘密果奉書乞和揆以前
五事諭而遣之

守度彼之計乞

徑渡長江亦其

如使趙擴奉表

所諭亦可罷兵

其所請而縱之

經營江北勞徠

精兵分守要害

已成矣前入見

機會難遇卿其

五事諭而遣之

復進軍圍和州敵以騎萬五千駐六合揆偵知之即以右翼掩擊斬首八千級進屯于瓦梁河以控真揚諸路之衝乃整列軍騎畢張旗幟沿江上下皆金兵焉於是江表震恐宋真州兵數萬保河橋復遣統軍紇石烈子仁往攻之分軍涉淺潛出敵後敵見之大驚不戰而潰斬首二萬餘級生擒其帥劉佺常思敬蕭從德莫子容皆宋驍將也遂下真州宋復遣陳璧來告和揆以乞辭未誠徒欲緩師卻之宋人既喪敗不獲請成乃決巨勝成公雷塘渚積水以為阻盡焚其廬舍儲積過江遁去揆以方春地濕不可久留且欲休養士馬遂振旅而還次下蔡遇疾詔遣宣徽使

李仁惠及其子寧壽引大醫診視仍遣中使撫問泰和七年二月薨訃聞上哀悼之輟朝遣使迎喪殯于都城之北百官會弔車駕臨奠哭之賻銀一千五百兩重幣五十端絹五百疋其葬祭物皆從官給謚曰武肅揆體剛內和與物無忤臨民有惠政其為將也軍門鎮靜賞罰必行初渡淮即命徹去浮梁所至皆因糧于敵無餽運之勞未嘗輕用士卒而與之同甘苦人亦樂為之用故南征北伐為一代名將云

抹撚史挖搭臨潢路人也其先以功授世襲謀克史挖搭幼襲爵守邊有勞泰和六年南鄙用兵授同知蔡州防禦

使事五月宋將李爽圍壽州田俊邁陷蘄縣平章政事僕散揆謂諸將曰符離彭城齊魯之蔽符離不守是無彭城彭城陷則齊魯危矣乃遣安國軍節度副使納蘭邦烈與史挖搭以精騎三千戍宿州俊邁果率步騎二萬來襲邦烈史挖搭逆擊大破之邦烈中流矢郭倬李汝翼以衆五萬繼至遂圍城攻之甚力城中叢射敵不能逼會淫雨潦溢敵露處勞倦邦烈遣騎二百潛出敵後突擊之敵亂史挖搭率騎蹂之殺傷數千人敵復聞援軍將至遂夜遁邦烈史挖搭躡其後黎明合擊大破之獲田俊邁十月揆以行省兵三萬出穎壽史挖搭爲驍騎將中軍副統克安豐軍戰霍丘花壓功居多十二月從攻和州中流矢卒史挖搭形不過中人而拳勇善鬪所用槍長二丈軍中號爲長槍副統又工用手箭箭長不盈握每用百數散置鎧中遇敵抽箭以鞭揮之或以指鉗取飛擲數矢齊發無不中敵以爲神其箭皆以智創雖子弟亦不能傳其法在北部守厭山營敵尤畏之不敢近及死將士皆惋惜之

內族宗浩字師孟本名老昭祖四世孫太保兼都元帥漢國公昂之子也貞元中爲海陵庶人入殿小底世宗即位遼陽昂遣宗浩馳賀世宗見之喜命充符寶祗候大定二年冬昂以都元帥置幕山東宗浩領萬戶從行仍授山東

東路兵馬都總管判官丁父憂起復承襲因閔幹魯渾猛
安授河南府判官以母喪解服閔授同知陝州防禦使事
察廉能第一等進官一階陞同知彰化軍節度使事累遷
同簽樞密院事改曷蘇館節度使世宗謂宰臣曰宗浩有
才幹可及者無幾二十三年徵爲大理卿踰年授山東路
統軍使兼知益都府事陞辭世宗諭之曰卿年尚少以卿
近屬有治迹故以此授卿宜體朕意因賜金帶遣之二十
六年爲賜宋主趙昚生日使還授刑部尚書俄拜參知政
事章宗即位出爲北京留守三轉同判大睦親府事北方
有警命宗浩佩金虎符駐泰州便宜從事朝廷發上京等

路軍萬人以成宗浩以糧儲未備且度敵未敢動遂分其
軍就食隆肇間是冬果無警北部廣吉刺者尤桀驁屢脅
諸部入塞宗浩請乘其春暮馬弱擊之時阻鞞亦叛內族
襄行省事于北京詔議其事襄以謂若攻破廣吉刺則阻
鞞無東顧憂不若留之以牽其勢宗浩奏國家以堂堂之
勢不能掃滅小部顧欲藉彼爲捍乎臣請先破廣吉刺然
後提兵北滅阻鞞章再上從之詔諭宗浩曰將征北部回
卿之誠更宜加意毋致後悔宗浩覘知合底忻與婆速火
等相結廣吉刺之勢必分彼旣畏我見討而復掣肘仇敵
則理必求降可呼致也因遣主簿撒領軍二百爲先鋒戒

之曰若廣吉刺降可就徵其兵以圖合底忻仍偵餘部所
在速使來報大軍當進與汝擊破之必矣合底忻者與山
只昆皆北方別部恃強中立無所羈屬往來阻蹙廣吉刺
間連歲擾邊皆二部爲之也撒入敵境廣吉刺果降遂徵
其兵萬四千騎馳報以待宗浩北進命人齎三十日糧報
撒會于移米河共擊敵而所遣人誤入婆速火部由是東
軍失期宗浩前軍至忒里葛山遇山只昆所統石魯渾灘
兩部擊走之斬首千二百級俘生口車畜甚衆進至呼歇
水敵勢大感於是合底忻部長白古帶山只昆部長胡必
刺及婆速火所遣知火者皆乞降宗浩承詔諭而釋之胡

必刺因言所部必列土近在移米河不肯偕降乞討之乃
移軍趨移米與迪列土遇擊之斬首三百級赴水死者十
四五獲牛羊萬二千車帳稱是合底忻等恐大軍至西渡
移米棄輜重遁去撒與廣吉利部長忒里虎追躡及之於
衣里不水縱擊大破之婆速火九部斬首溺水死者四千
五百餘人獲駝馬牛羊不可勝計軍還婆速火之內屬并
請置吏上優詔褒諭遷光祿大夫以所獲馬六千置牧以
處之明年宴賜東北諸部尋拜樞密使封榮國公初朝廷置
東北路招討司泰州去境三百里每敵入比出兵追襲敵
遁去至是宗浩奏徙之金山以據要害設副招討二員

分置左右由是敵不敢犯會中都山東河北屯駐軍人地
土不贍官田多為民所冒占命宗浩行省事詣諸道括籍
凡得地三十餘萬頃還坐以倡女自隨為憲司所糾出知
真定府事徙西京留守復為樞密使進拜尚書右丞相超
授崇進時懲北邊不寧議築壕壘以備守成廷臣多異同
平章政事張萬公力言其不可宗浩獨謂便乃命宗浩行
省事以督其役功畢上賜詔褒賚其厚撒里部長陁括里
入塞宗浩以兵追躡與僕散揆軍合擊之殺獲甚衆敵遁
去詔徵還入見優詔獎諭躡還儀同三司賜玉束帶一金
器百兩重幣二十端進拜左丞相宋人畔盟王師南伐會

平章政事揆病乃命宗浩兼都元帥往督進討宗浩馳至
汴大張兵勢親赴襄陽巡師而還宋人大懼乃命知樞密
院事張巖以書乞和宗浩以辭旨未順却之仍諭以稱臣
割地縛送元謀姦臣等事巖復遣方信孺齎其主趙擴誓
藁來且言擴併發三使以賀天壽節及通謝仍報其祖母
謝氏殂致書于都元帥宗浩曰方信孺還遠貽報翰及所
承鈞旨仰見以生靈休息為重曲示包容矜軫之意聞命
踴躍私竊自喜即具奏聞備述大金皇帝天覆地載之仁
與都元帥海涵春育之德旋奉上旨亟遣信使通謝宸慶
仍先令信孺再詣行省以謂定議區區之愚實恃高明必

蒙洞照重布本末幸垂聽而兵端之開雖本朝失于輕信然痛罪姦臣之蔽欺亦不為不早自去歲五月編窳鄧友龍六月又誅蘇師旦等是時大國尚未嘗一出兵也本朝即捐已得之泗州諸軍屯于境外者盡令徹戍而南悔艾之誠于茲可見惟是名分之酬今昔事殊本朝皇帝本無佳兵之意况關繫至重又豈匹子之所敢言江外之地特為屏蔽僅知來諭何以為國大朝所當念察至于首事人鄧友龍等誤國之罪固無所逃若使執縛以送是本朝不得自致其罰于臣下所有歲幣前書已增大定所減之數此在上國初何足以為重輕特欲藉于以見謝過之實儻

上國諒此至情物之多寡必不深計矧惟兵興以來連歲剗殘賦入屢蠲若又重取于民豈基元元無窮之困竊計大朝亦必有所不忍也於通誨禮幣之外別致微誠庶幾以此易彼其歸投之人皆雀鼠偷生一時竄匿往往不知存亡本朝既無所用豈以去不為意當隆興時固有大朝名族貴將南來者泊和議之定亦嘗約各不取索况茲瑣瑣誠何足云儻大朝必欲追求尚容拘刷至如泗州等處驅掠人悉當護送歸業夫締新好者不念舊惡成大功者不較小利欲望力賜開陳始棄前過闕略他事玉帛交馳歡好如初海內寧謐長無戢兵之事功烈昭宣德澤洋溢

鼎彝所紀方冊所載垂之世世豈有既乎重惟大金皇帝誕節將臨禮當修習兼之六國多故又言合遣人使接續津發已具公移企望取接以冀鑒其至再至三有加無已之誠亟踐請盟之諾即底丁成感戴恩德永永無極誓書副本慮往復遷延就以錄主初信孺之來自以和議遂成輒自稱通謝使所參議官大定中宋人乞和以王抃為通問使所參議官信孺援以為例宗浩怒其輕妄囚之以聞朝廷亦以其為行人而不能字兩國之情將留之遣使問宗浩宗浩曰今信孺事既未集自知還必得罪拘之適使他日有以藉口不若數其桃易而釋遣之使歸自窮無辭

以白其國人則擴侂冑必擇謹厚者來公矣於是遣之而復張巖書曰方信孺重以書來詳味其辭於請和之意雖若婉遜而所畫之事猶未悉從惟言當還泗州等驅掠而已至於責貢幣則欲以舊數為增追叛亡則欲以橫恩為例而稱臣割地縛送姦臣三事則並飾虛說弗肯如約豈以為朝廷過求有不可從將度德量力足以背城借一與我軍角一日勝負者哉既不能強又不能弱不深思熟慮以計將來之利害徒以不情之語形于尺牘而勤郵傳何也兵者凶器佳之不祥然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三皇五帝所不能免夫豈不以生靈為念蓋犯順負義有不可恕者

乃者彼國犯盟侵我疆場帥府奉命征討雖未及出師姑以逐處戍兵隨宜捍禦所向摧破莫之敢當執俘折馘不可勝計餘衆震懾靡然奔潰是以所侵疆土旋即底平爰及泗州亦不勞而復今乃自謂指其已得歛軍徹戍以為悔過之効是豈誠實之言據陝西宣撫司申報今夏宋人犯邊者十餘次並為我軍擊退梟斬捕獲蓋以億計夫以悔艾罪咎移書往來弓和之間乃暗遣賊徒突我守圍冀乘其不虞以徼倖毫末然則所為來請和者理安在哉其言名分之諭今昔事殊者蓋與大定之事固殊矣本朝之於宋國恩深德厚莫可殫述皇統謝章可槩見也至于世

宗皇帝俯就和好三十年間恩澤之溥夫豈可忘江表舊臣于我大定之初以失在正隆致南服不定故特施大惠易為姪國以鎮撫之今以小犯大曲在於彼既以絕大定之好則復舊稱臣於理為宜若為非臣子所敢言在皇統時何故敢言而今獨不敢是又誠然乎哉又謂江外之地將為屏蔽割之則無以為國夫藩籬之固當守信義如不務此雖長江之險亦不可恃區區兩淮之地何足屏蔽而為國哉昔江左六朝之時淮南屢嘗屬中國矣至後周顯德間南唐李景獻廬舒斬黃畫江為界是亦皆能為國既有如此故實則割地之事亦奚不可自我師出疆所下州

軍絲鎮已爲我有未下者即當割而獻之今方信孺齎到誓書乃云疆界並依大國呈統彼之隆興年已書爲定若是則既不言割彼之地又翻欲得我之已有者豈理也哉又來書云通謝禮幣之外別備錢一百萬貫折金銀各三萬兩專以塞再增幣之責又云歲幣添五萬兩足其言無可准况和議未定輒前具載約擬爲誓書又直報通謝等三番人使其自專如是豈協禮體此方信孺以求成自任臆度上國謂如此徃徃則事必可集輕瀆誑給理不可容尋具奏聞欽奉聖訓昔宣靖之際棄信背盟我師問罪嘗割三鎮以乞和今既無故興兵蔑棄信誓雖盡獻江淮之

地猶不足以自贖况彼國嘗自言叔父姪子與君臣父子略不相遠如能依舊稱臣即許以江淮之間取中爲界如欲世爲子國即當盡割淮南直以大江爲界陝西邊面並以大軍已占爲定據元謀姦臣必使縛送緣彼懇欲自致其罰可令函首以獻外歲幣雖添五萬兩足止是復皇統舊額而已安得爲增可令更添五萬兩足以表悔謝之實向汴陽乞和時嘗進賞軍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表段裏絹各一百萬牛馬騾各一萬駝一千書五監今即江表一隅之地與昔不同特加矜憫止令量輸銀一千萬兩以充犒軍之用方信孺言語反覆不足取信如李大性朱

致和李壁吳瑄輩似乎忠實可遣諸軍前稟議據方信孺
詭詐之罪過於胡昉然自古兵交使人容在其間姑放令
回報伏遇主上聖德寬裕光大天覆地容包荒宥罪其可
不欽承以仰副仁恩之厚儻猶有所稽違則和好之事勿
復冀也夫宋國之安危存亡將繫于此更期審慮無貽後
悔泰和七年九月薨于汴其後宋人竟請以叔爲伯增歲
幣備犒軍銀函姦臣韓侂胄蘇師旦首以獻而乞盟焉計
聞上震悼輟朝命其子宿直將軍天下奴奔赴喪所仍命
葬畢持繪像至都將親臨奠以南京副留守張巖叟爲勅
祭兼發引使吉州刺史女奚列孛葛速爲勅葬使仍摘軍
前武士及旗鼓笛角各五十人外隨行親屬官自親軍送
至葬所賻贈甚厚謚曰通敏

贊曰金自宗弼渡江而還旣而畫淮爲界厥後海陵弗衆
舉兵國用虛耗上下離心內難先作故世宗之初章宗之
末有事于南皆非得已而詳問之使每先發焉侂胄狂謀
誤國動非其時取敗宜也揆宗浩雖師出輒捷而行成之
便不拒其來儀幣書辭抑揚增損之際有可藉口即許其
平矣亟首之事宋人亦欲因是以自除其禍耳雖然揆宗
浩常勝之家史屹搭驍勇之將三人相繼而死和議亦成
大意蓋已休息南北之人歟

意已存息南故之人類

意已存息南故之人類

意已存息南故之人類

意已存息南故之人類

意已存息南故之人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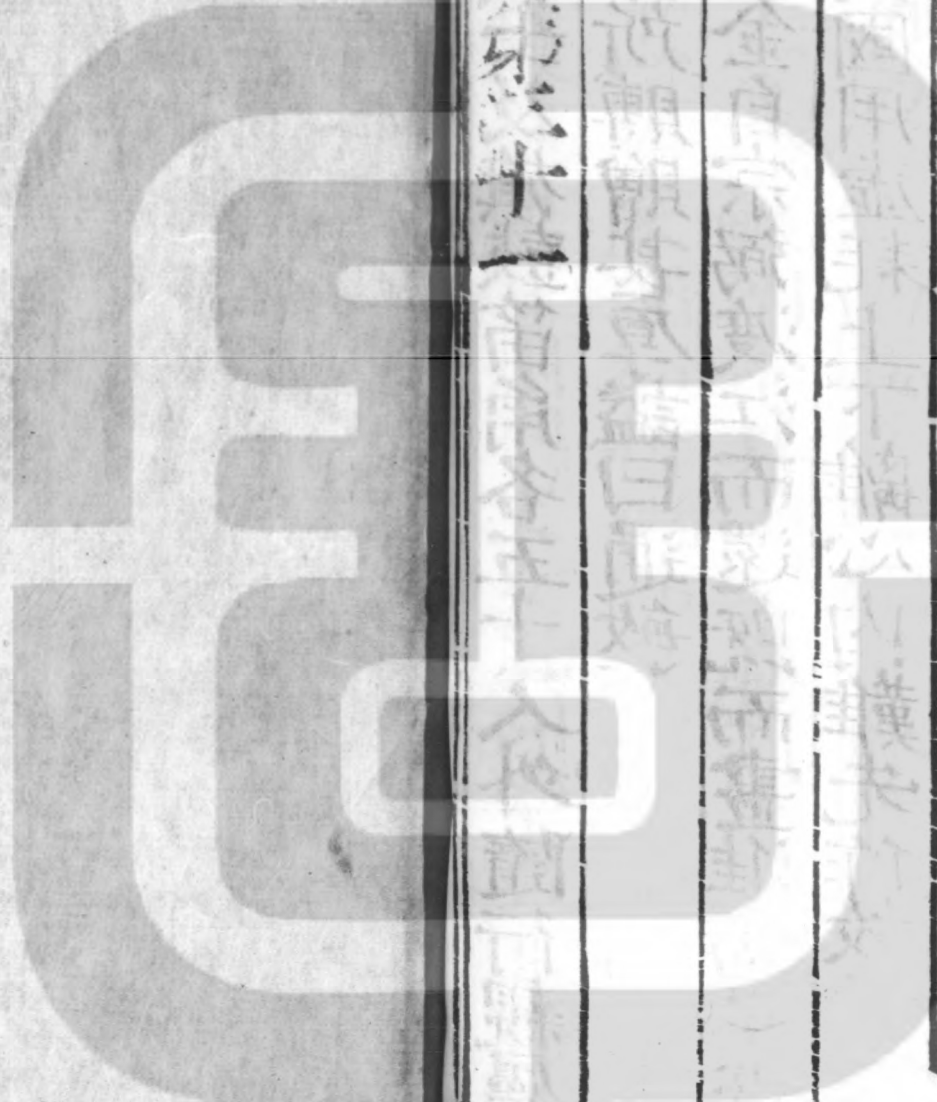
意已存息南故之人類

意已存息南故之人類

意已存息南故之人類

意已存息南故之人類

意已存息南故之人類



三

三

